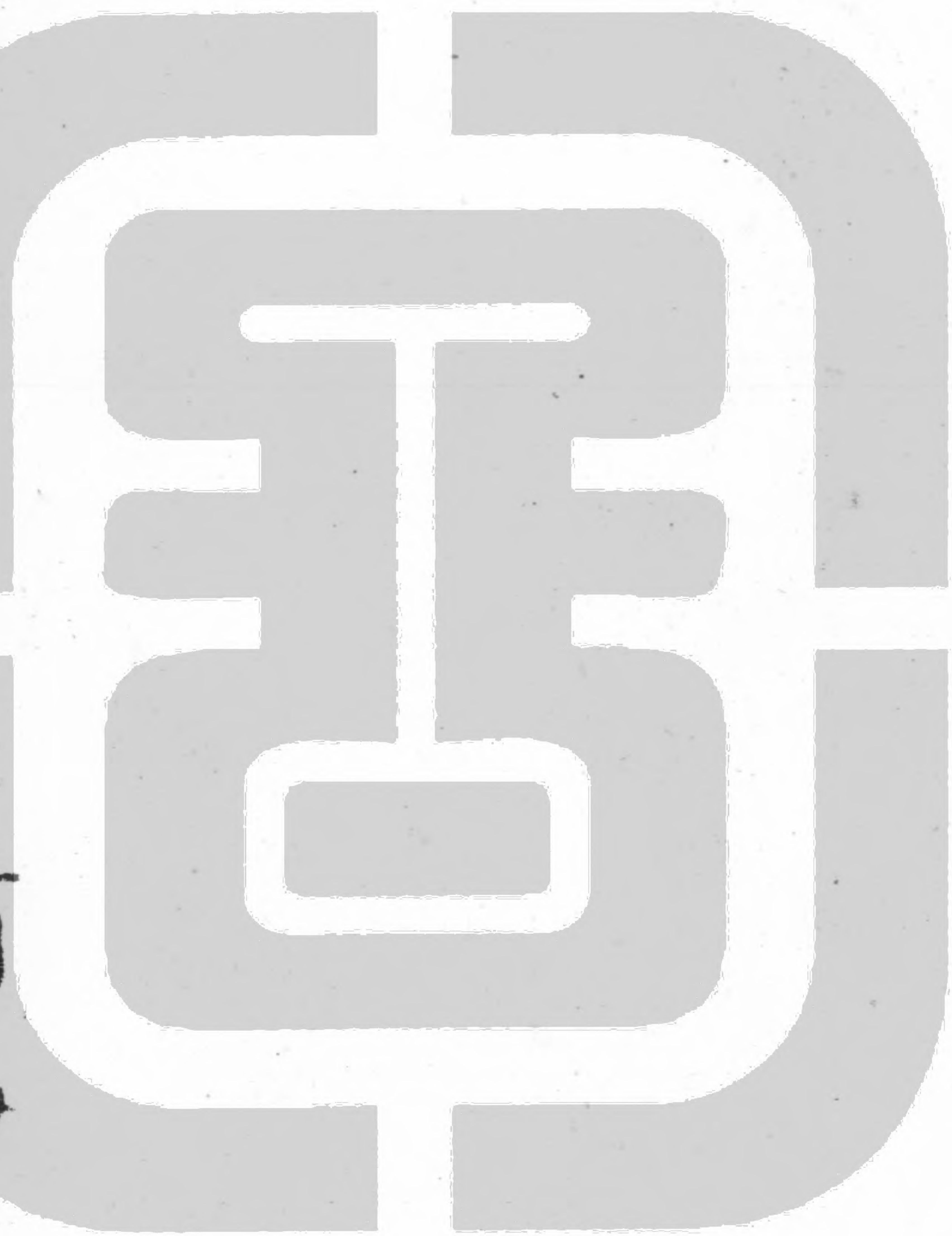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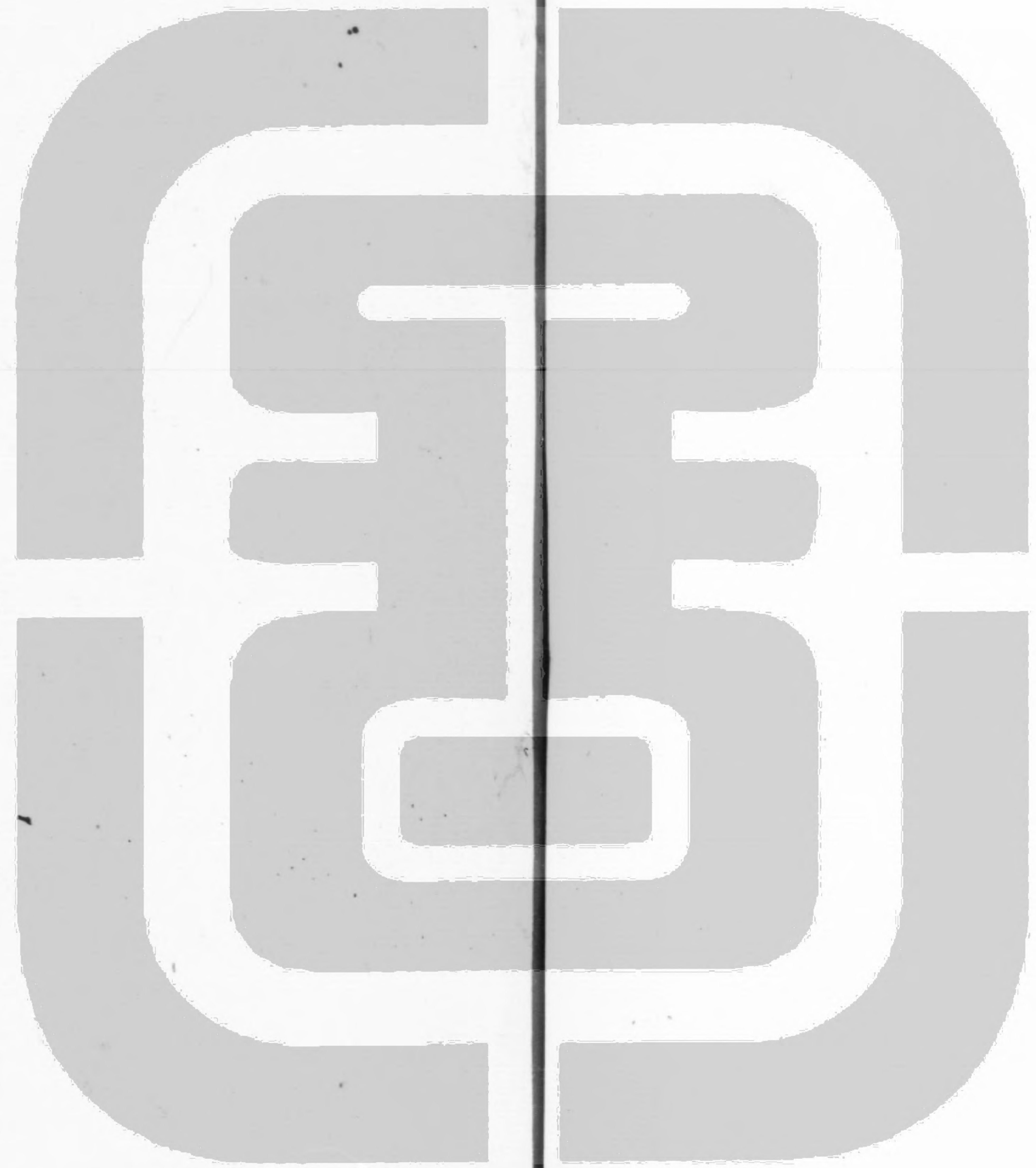


廣
川
畫
跋

精
鈔
善
本



廣川畫跋



古畫品錄

貞觀公私畫史

王維山水論

續畫品錄

李嗣真

五代各畫補遺

德陽齋畫品

沈存中圖畫歌

姚最續畫品

廣川畫跋

廣川畫跋目錄

卷第一

書封禪圖後

書武皇望仙圖

書東丹王千角鹿

書楊傑摹地獄變相後為王輔道跋

書樂昌公主分鏡圖後為陳彦郭跋

書燕仲穆山水後為趙無作跋

書百牛圖後
書惠禪師松林圖

書駁馬畜上
秦宮對鏡畜後書

書以妾換馬畜後
書媿魚畜

士礼成威

廣川畫跋

德陽齋

廣川畫跋

廣川畫跋

廣川畫跋

書吳生畫地獄變後

書列子御風畜

書列仙畜

書七夕畜

書摹本地獄變

書馬嵬畜

書李子西兵車畜

書龍衣文馬畜上

卷第二

孫白畫水畜

攝摩騰取经畜

月宮畜

九主畜

陸羽點茶畜

邢和璞悟房次律畜

犬戲畜

孟浩然騎驢畜

卷第三

鎖樹諫畜

上王會畜

易元吉猩猩畜

再書猩猩畜

孫知微畫涅槃

書西升經後

書別本西升經後

化胡經後

穆宗打球畜

醉僧畜

醉道士畜

送窮畜

書吳懷龍上

御府吳淮龍祕閣評定回書

書李端慙收唐畫乞巧畜

官本乞巧畫
書程文簡所收鷄畫

書牧羊畫
劉唐允拂林畫

韋山甫畫像
勘書畫

擊壤畫
書沒骨華畫

滕王蛺蝶畫
別本地獄變

織女畫
徐熙牡丹畫

卷第四

舞馬畫
別書韋偃畫驢

杜甫騎驢畫
王仲千收猩猩畫

玄奘取經畫
張季鷹還吳江畫

二祖調心畫
常彥輔祇神畫像

蔡居安展子虔馬
蒲永昇畫水

李營丘山水畫
閻立本渭橋畫

阿房宮畫
李成畫營丘畫

戴嵩牛畫
賀監歸越畫

曹將軍照夜白畫
邊鸞畫花

吳王斫膽畫
秦王進筵畫

堆雞斷尾畫
胡瓌番馬畫

卷第五

素法師行化畫

留瓜畫

傳古龍
清夜游西園畫

二十八宿真形畫
竹林七賢畫

王摩詰山水
李元本花木

陳誠甫雙龍
李天祥收天馬畫後

介葛盧畫
陳仲玉收桃花源畫

伯時縣雷山畫
伯時馬畫

吳生護法神
慎徽秋雨畫

武宗元天王
李安定繡佛

李太白畫像
顏太師畫像

王波利獻馬畫
寃對畫

關仝側作泰山畫
吳道玄地獄變

跋韓幹馬
跋李夫人畫

燕龍圖寫蜀畫
吳生畫驢

舉子畫
閻士良畫龍頭

卷第六

輞川畫

別本草堂畫

韋偃放驢畫

再書馬畫

古畫水畫

盧鴻草堂畫

優鉢羅畫

曹將軍畫馬

書張戲馬

孫知微水畫

范寬山水

擣衣畵

周昉西施畵

覆局畵

王勤畫畵

李成畫

范寬山水

周昉畫

御畫瑤池馬畵

吳生人物

北天王後題辨

蘭亭畵

崔白蟬雀畵

時記室所收山水

李成畫畵

郭恕先畫後

燕仲穆畫

龍衮百馬畵

御畫翎毛畵

吳生人物

廣川畫跋目錄

廣川畫跋卷第一

宋廣川董道著

書封禪圖後



秘閣藏封禪圖舊矣崇寧三年暴書石渠叢書
 出之蓋大中祥符元年章聖皇帝有事于泰山
 者也龍旌千節豹尾萬燾天清地夷日開月闢
 諸福畢應彤執呈露羽衛威儀稽自典禮此帝
 王之盛節雖恨不出此時得與諸儒恭定大典
 猶幸按圖識之可以想望追念致慕於一時也
 既而嘆曰臣等幸生太平時尤職麟臺得以文
 墨編摩論著國典朝廷禮文宜有知也然封禪

鄔 登
鯨 榻

直稽當作直
稽見前漢郊
祀志注直讀
如租稽讀如
憂

告成號為大禮自昔不見於經故展采錯事用
於臨時諸儒不能深究則天子建中和之極以
立制度其說未可考也古之言曰鄔上鉅黍北
里之棘三脊之茅比行之鯨鳳在庭麒麟在
郊然後可以講事蒲車之駕直稽之席掃地而
祀封土於山然後可以講禮石函金冊光紀應
石紀號有玉牒銀繩石牒厚五尺三寸有方
金冊石函玉牒銀繩石牒厚五尺三寸有方
十枝列於方石房檢中刻三處深四寸有五
一檢益二金纒五周以水銀和以泥刻之
絕以名為泥白虎通曰封禪金泥錄或以金為
絕範金之泥刻玉之章增太山之高以報天附

梁父之厚以報地通白虎然後為畫登封之制是
果禮之謂邪今考於畝則雜取於秦漢之制矣
如藉用稟秬尊以瓦甒則有類於郊祭祀壇以

於東方遍于羣神建壇八十一尺則有類於巡
狩分陞四面土用五色則有類於太社之制皮

弁搢紳射牛行事則有類於祠泰一之禮壇場
圭幣寓車象馬聊駒羝羊則有類於泰祝之祠
然後禮書不脩諸儒刺取六經以立王制雜列
於事天之儀凡國之大祭祀之禮咸取脩焉是

刺采取云也
音千賜反

求所謂易姓奉度繼崇功之禮者也河備傳曰崔靈自黃帝堯舜以至三代各一封禪未有中
修其禮然自三代後用事於岱宗者七君而漢
光武孝安唐高宗玄宗皆非易姓是於禮不得
封而秦始皇帝漢武帝又皆溺於方士說以封
禪為不死之名是雖行其事而不得其禮者也
唯真觀用事於禮為可封房喬定禮悉取建武
遺文至樂歌降神悉用郊丘之祠雖采韋安仁
說然封禪歌時邁則自不類經曰知禮樂之情
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斟酌情文考合經

祠當作詞

義恐非房喬所能任也然是備也其惟秦漢之
間區區而講於禮文者雖未盡合六經比之唐
真觀間則其亦有據矣惜哉禮司學官論議拘
儒不能超度漢唐使甚盛之舉猶有歎於三代
者臣切耻焉昔唐集賢御書院有開元東封蓋
晉國公度得其本以進且曰祖宗盛事紹復有
期所以寫成此蓋輒敢上獻徵史氏之失纂禮
容之要唐之諸臣如裴度者所以事君矣至於
求封禪之蓋以辛告成岱宗豈汨於流俗而不
知考於禮乎况唐在真觀已告岱矣開元行之

所以上當有知字

尚誰告邪舉前王既往之失而期後王之為過
舉不亦悖哉惜夫不知學術其敝至此

西漢書

武皇望仙臺

祕閣有武皇望仙臺軒縣業簾撞牙樹羽弁龍

雲裏當作雲裏即袖字

舞鶴卿雲瑞霧按曲奏技者皆霞衣雲裏日月

日月冠是一

冠從捲雲履步搖諸于坐佩錯囊雁進蟻行羅

白

布殿上舊傳漢武帝會西王母也然庭下裝倡

從當作縱

者後有武皇會王母設位庭上嚴深更得冠通

佩即垂字也

天而祀絳紗者開軒正御意色遐想愴况自失

字疑誤

余以畫考之殆唐武宗仙樂臺也聞之前史武

紗恐作袍

迫當作息

皇初銳精政理剗削蠹敝誅叛討逆四方大定

迫

其後迫於政事肆欲游幸崔魏公曰陛下聽政

餘暇行幸稍頻射獵擊鞠角抵趨捷之技不離

左右累聞諫官上疏願賜省覽自後帝親萬機

倖門壺淵去如雜草內臣耆舊相顧曰劉行深

楊欽義敗風棄本而致於斯因幸教坊撰漢武

宴瑤池曲廣召容倡曳雲鬟仙袂星冠月帔鶴

駕龍軒偶漢武對王母舉流霞杯歸武帝長生

樂奏霓裳羽衣曲太味萬壽樂上若有感者繼

幸兩軍皆挾張新意窮奢極侈互進神仙樂於

偶字歸字疑有誤

倭當作佞

敵當作蔽

賦未詳

是上惘然有遺天下意飄然若神仙可接袂而
升也故趙歸真得以左道熒惑上聽即此畜是
也夫倭衰之移人必待見所欲焉然後能變人
之思慮意好也至於意好已移則倭媚實中欲
其虛明內照不蔽於外不可得已惟英明啟斷
其剛有以勝天下者則雖可欲競前不立知見
故物有至者過而不留則物自無進矣然天下
豈無多欲而累者哉則不能斷知見意者未有
不蔽於惑也傳曰倭猶賦也人主未嘗近賦而
常以遠賦為意則正慮勝矣苟持正慮者不剛

則心惑意移物隨敵焉彼倭衰授人過隙乘之
則其受入甘矣會昌之禍逮此畜發之昔之傳
此者將為後王龜鑑則其名之失不可不正

書東丹王千角鹿

祕閣有李蕢華畫鹿角直而岐出若斜藤相扶
而生長三倍其身鱗鱗開立羣角森列故畫錄
號千角鹿其實則角上而橫出者衆也崇寧四
年詔下祕閣收其畫以入使者疑其狀且求其
說古有是類者當得其名以備顧問所及余謂
邪希有鹿兩頭而角且千雜雲南郡有神鹿一

推祖邪希有鹿兩頭
食毒草是其胎天也
夷謂鹿為邪希為希
無千角事

斜藤雅俎作料
藤未詳孰是

身二頭而角衆列華陽合浦有鹿額帶斜藤一

枝四條直上各丈人以為角條支桃枝一角者

為天鹿兩角者為辟拔道書有五頭鹿其角且

十皆古之異鹿也此畫得之殆為瑞應而出者

邪條錄謹上阿保機死述其律立丹國以長子人皇王突欲奔唐明宗

阿保機死述其律立丹國以長子人皇王突欲奔唐明宗

賜姓東丹更其名曰慕華長兵二賜姓李更其

名曰東丹更其名曰慕華長兵二賜姓李更其

廬山歸宗寺刻吳道玄畫地獄變相無為楊次

公叙其後曰張孝師入冥得識所見為畫陰刑

酸

陽囚衆苦具在疫慘淒惻使人畏稟吳生就其

畫增益成此番世或疑之謂自西方之學入中

國矣梁大同寺番諸經變並吳人張僧繇為

之自是地獄之說繁然滋吳前世畫工如陳靜

眼傳於寶教盧楞伽傳於化度畫在吳生前其

後張孝師畫於淨法寺孝師在唐以畫知名謂

鬼神地獄可入能品自與當時名手並不可謂

畫不工而道玄改而成此豈不知吳生與孝師

並以此顯於唐哉况陳盧又或先此百年矣此

可謂其說始孝師邪景公老僧傳云親見吳生

吳當作吳

畫時京師屠酤魚罟之輩見者亦皆懼罪改業
人謂此於世教有助故其時孝師廼出吳生後
此似不知考也
書樂昌公主分鏡圖後為陳彥郅跋
晉人嫁女美其媵秦人至薄其婦而厚其妾君
子謂不善為女謀齊敬君思其妻感之於畫王
曰知其美而奪之君子謂不知為婦計此雖事
出一時不足責然其為後世戒者遠矣世有惑
者縮失就誤且自以其智為勝人遠甚不知循
禍途而守患基其故甚矣觀此圖便知亂亡同

竟免脫學

孰有足傷者方其逃難兵戈間不能杜閉房闥
保藏妻妾至携持就道已是放寶玉於塗路而
幸盜者不搏而取之亦失計也又况以形容寓
畫畫出之道路招禍以待其至是販婦求售之
謀也其奪於人宜矣至於分鏡以誓嘗為一嘆
不知訪之章臺已異於初知其為晉人齊人之
計也昔趙熹遭亂廼泥塗附其婦面竟免德
言為慮不知出此其愚智相去豈特尺寸間邪
隋嘗以陳主妹賜楊素本事集稱師行奪之素
知國主妹受以為妾與奪之兵戈間一也誠歸

其夫猶是一節可稱史不書者未可信也此畫
唐人為之蓋據本事說也
明皇思嘉陵江山水命吳道玄往畫及索其本
曰寓之心矣敢不有一于此也詔大同殿畫本
以進嘉陵江三百里一目而畫遠近可尺寸計
也論者謂丘壑成於胸中既寤則發之於畫故
物無留跡景隨見生殆以天合天者邪李廣射
石初則沒鏃飲羽既則不勝石矣彼有石見者
以石為礙蓋神定者一發而得其妙解過此則

人為已能知此者可以語吳生之意矣仲穆於
畫蓋得於此

書百牛圖後

一牛百形形不重出非形生有異所以使形者
異也畫者為此殆勞於知矣豈不知以人相見
者知牛馬為一形若以牛相觀者其形狀差別更
為異相亦如人面豈止百邪且謂觀者亦嘗求
其謂天者乎本其所出則百牛蓋一性尔彼為
是觀者得抽犖牧捲犢犛擬觝角耦蹄仰鼻垂
胡掉尾弭耳豈非百態具於前哉知牛者不求

其謂天者乎恐脫一四字
尔雅里唇博里皆抽里耳
擊里腹牧里脚捲其子犢
体長物絕有力飲犴
抽音袖犴音射捲音推
物音身犴音加博音淳
牧字正是不必改

於此蓋於動靜二界中觀種種相隨見得形為
此百狀既已寓之畫矣其為形者特未盡也若
其岐胡壽匡豪筋旄毛上阜輟駕下擇是驅畜
勇槽側息憤場隅怒於泰山神於牛渚白角莖
蹄青毛金鎖出河走踢或火衝犇渚次而飲岸
傍而闕搯尾而奏八闕斂角而為商歌飯於魯
間之下飲於潁陽之上虎闕而蛟爭斂化而樹
變獻豆進芻陰虹屬頤果有窮盡我要知畫者
之見殆隨畜牧而求其後也果知有真牛者哉

書惠禪師松林圖

惠遠師歲松林菑江南舊工也或為詩繫之它
日屬余書以叙得之原流或詆曰玩物累心不
能忘愛於此亦敝矣子又書以號之豈不益人
之惑重其累乎昔玄覽師得心外法忘已忘物
不留怨欲張璪嘗畫其遊作古松以為觀美符
載聞而贊之衛家以詩繫其後世謂三絕翌日
玄覽見而漫之曰無事疥吾壁也是意好者豈
當留於胸中邪况又滯於一物而不釋哉余應
之曰苟內誠解矣雖物有象至呈象露形不能
為累彼養於中者湛然凝寂不立標的故物無

漫當作漫

物有象至當是
百

留鏃焉豈復以人之疥者為己之疥哉子試觀
之謂不能忘辟之瘡而謂能忘物之累者果知
其不為心疥乎

駁駁同馬色不純

劉原父使虜中會有獸形馬出道間食虎豹虜
人不知原父曰此駁也僂牙食虎豹以尔雅為
說後令畫者焉其形象今視之則異獸矣以形
色考之當如白馬而黑尾今畫者異之不知果
何据哉夫鵲食獬食鷄鷄鷄食駁駁成虎
自駁至鵲世不嘗見矣則畫者亦何可責其不

成虎當作食虎

堅恐作卧

失形似哉晉平公乘駁馬乳虎伏而不動齊桓
公乘駁馬虎堅而伏然則駁殆亦馬乎其為異
狀者過也

山海經駁馬身一
角虎爪郭璞謂誤

書秦宮對鏡備後

秦有儻綌方鏡號照骨寶其在咸陽宮則縣以
照瞻察防姦淫謂六國美人方當充滿八十里
宮中彼對鏡者豈非玩於神鏡自相虫侮將宮
人衆盛粉白黛黑者以壯為嬉娛戲狎而競於
餘照者哉畫者不盡於彼而得其意可以放像
取也視畫盤空架橫大若栢簾副以五色其上

壯當作壯後特注夜壯並同

裏當作裏

千年古字相周下環列八卦二十八宿金紫銀
帶卻月向風房中鏡列下有鏡奩駢雜參錯十
行為對舉鏡照景景出無窮每一景中作一一
相以形求者鏡盡而形不能盡也初為楚壯者
人蓋二十有八掩秦裏捧吳類者半之牽齊衫
著越釧帖鬢點眉者終又半也而形侈鏡中與
鏡相出為相千萬觀者眩惑迷落畚中至不能
計者循視其初不離一鏡此畫工之妙用放示
羣相攝制象景殆所謂疑於神者乎故有咲殘
黃之不正訝夜裝之猶調宿髮尚橫殘粉已薄

壓當作壓

無復脣朱繞餘眉萼壓上星稀黃中月落昔畫
此畚中可以見秦宮之盛麗雖謂明星熒熒詞
不為過也

書以妾換馬畚後

匣音偃廁也

莊子論心則戒曰移是今之人也請言移是則
寔與匣亦無有定處也猶用者各有適尔世不
知此反以移是為貴者可勝道邪此畚有以妾
換馬者世固疑之余意其慕追風逐電之時則
不復顧娥眉靡身之為麗各以其時貴也豈以
二者於此各得其欲而以移是貴哉昔見簡文

媿恐作驢

詩誰言似白玉定是媿青媿又見劉子威詩龍

鳥去未詳膠毒亦不可解驂与彈韻又不叶必有誤

駮來甚易孫鳥去實難驂膠毒猶有請為急弦謂怨妾換馬非真有其事風人所以託也余觀

魏人曹彰嘗道逢駝馬愛之謂其主曰余有美妾可換惟君所選馬主指其一彰遂以予之當時人識其愛好異尚此畜豈得於是而為之也武故知有其實也

書媿魚畜

成都府官給媿魚畜陳于宴廳有疑其名者或

此事出世說

謂爾雅諸書無媿魚名不知何以得之余復而竄之於書郝隆有言媿隅躍清池盖西南蠻號

魚為媿隅方言不叙見惟此詩得之殆傳者譌耶此畜大小為魚數十形此固不一種理不可

以一魚名之况古無媿魚則疑此或傳之夷人矣衆相謂然屬余為書以告

書吳生畫地獄變後

工技所得雖以執自列必致一者然後能造其

微至於妙解投機精潛應感則械用不存而神

者受之其有轍跡而可求哉吳生初為此畜請

妙解投機之精潛應感之當如此點

恢當作怪

裊旻纏結舞劍回其陵厲倏通幽冥至於騰大白之光微辱收之耀蹕厲風揮英精互繞劍擊電光透空而下執鞘承之衆大恢駭於是賈其逸執潛教神明寓之於畫魔魅化出恢詭形見李^光况謂道玄平生得意在是夫以道子書畫自號絕藝不可以繩尺約之况此得之縣解者世可復眈眈於其間哉三階舊墨廢毀久矣賴此本見其位置雖榻臨不得盡其妙用然物形械具猶有尺度可校則功用之力當有得其餘習者可以論^論其形似也

平黃畫一曰

列子御風世有蓋其說者崇寧五年官試畫學生監試學生疏出本文為目俾試者蓋之明日

放當作昉

來上悉風脚雨執濃雲重煙空中人立執若將侈蓋無能得其意者它日有持古蓋者作草樹相依層疊遠近披拂靡假為游雲飛霧衣隨蹁蹁扶搖下上輕重相映放乎有羽服而游於其中者神淡而氣滅^藏形解而魄寤若同乎一氣者也衆放共嘆^欲謂筆墨蹊徑得畫中縣解雖布列形狀亦不能到古人地也迺書其蓋上余因

將有欲往而待
乎當是一句

示衆曰列子御風信以為真人忘形三昧者邪
其乘風馮陵與化胚渾能然以天地為一氣者乎
其為游於六氣則不應有待御之而行也謂與
一氣渾茫則不應有待於乘之而上也彼謂氣
相合於無則以風為既有者也謂心凝形釋則
以身為已異者也其為冷然者將不能載也飄
然者將不能反也起北海而極南海者將又可
以旬有五日而期其止邪則其御而乘者將風
之來而不知息乎將有欲往者而待乎與風上
下飄以隨其軀乎彼其於物我之分特未泯也

古之人化形於無入乎無有故能得其無間方
且與天地為一氣浮游乎萬物之祖且遁而藏
矣彼鬼神有不得窺雖木石山川無分於一氣
也風果能知有我乎而載之而我豈嘗知有風
而可御以乘乎彼猶說曰如木幹委葉不知我
乘風乎風乘我乎為至是入聖解迷著其有得於
正視者哉然則如之何曰我乘風時當處不見
風乘我時不見當處風與我未有分時見相元
無則莊周豈能識其後哉

不獲金書列仙后後

不戴金莖華不得在仙家觀此畫筆力超諸詰而
意象得之仙宦侍童衣諸于冠遠游挿花如蝶
搖蕩如飛豈所謂金莖者邪

畫作乞巧自陸探微後皆為穿針鏤采綺樓綉

閣又為美女錯立謂織女善女工而求者得巧
此畫皆異惟衣冠偉男子拜空中乘車女子踞

曰七夕畫聞郭子儀初從軍沙塞至銀州見左
右皆赤光仰視空中見輜輶車自天而下子儀

祝曰今七月七日必是織女降臨願賜壽貴神

咲曰天富貴亦壽考冉冉升天而去疑此是也

書摹本地獄變相

崇寧四年人有自長安持吳生畫地獄變相練本

求售謂廬阜石本蓋摹榻所得於此陳珣中玉
遂於石本後書以千緡可購當有快人意慶余

報之曰吳生嘗畫此於福光寺矣其作畫素者
曾為裴旻及之在唐已失惟有傳摹連成大惟

者豈復有橫一幅練素而為之者也余見唐諸
人如李嗣真張彦遠朱景真皆知畫者又嘗叙

畫源流而盡入錄中豈道玄誠為此矣而獨遺

我今觀摹本是後人自大番感為小本者雖然
此膽力奕奕壯哉非能擬我舍元殿添修五鳳
樓手亦不敢擬議於此也

世傳大真妃以為委馬嵬時正如悠懷妃事而

神迺仙去非若當時史臣所記也又謂天籍譴

侈有教責其償真負而至委死於人亦其教也遠陳

然字當屬下

鴻書其事天下益以信然妃本以蠱毒上心陰

籍禍臊召亂天下身殘國破流患百年唐竟以

滅果其有數然我予在蜀時見青城山錄記當

時事甚詳上皇嘗召廣漢陳什邛行朝廷齊場

禮牲幣求神於冥漢是夕奏曰已於九地之下

鬼神之中搜訪不知二日又奏九天之上星辰

日月之間虛空杳冥之際遍之矣三日又奏人

寰之中山川岳瀆祠廟十州三島江海之間莫

知其所後於蓬萊南宮西廡有上元女仙張太

真謂曰我太上侍女隸上元宮而帝乃太陽朱

宮真人世念頗重上降理於人世我謫人世為

侍衛耳因取玉龜為信其事在一時已有錄宜

為世所傳而鴻所書乃言臨邛道士又不著其

奏事其有避而不敢盡哉將亦傳之未得其詳
故書隨以略也今青城山上錄好異者傳出久矣
又道家用補科儀中故世以太真誠仙矣其為
妖為孽產禍召亂者又仙者固如此邪神仙事
儒學者不道然不可謂世無此事故余每於異
書見之亦不欲廢或謂好奇之敝也

書李子西兵車圖

百工之事皆聖人作在後世循用其法而不得
其意久則并與其法失之考三代兵車之利知
後世無復有遺制也紹聖四年詔造兵車下其

法四方制作庚古不施於用卒以自敝是未嘗

講其制於三代也明年余來京師會李子西出

兵車圖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主御者在中迺知

昔之畫者能深觀其隱察於制度此有稽於成

器者蓋不妄作丹墨也余聞古之為車者乘車

則君在左若兵戎革路則君在中央御者居左

詩曰左旋右抽中軍作好蓋一車之任御者在

車左右謂勇力之士在車右中謂將居車中故

右主持兵抽刀擊刺亦其所主於車者傳曰兵

車參乘射者在左戈盾在右御在中央若非兵

成器恐作械器
或作戎

邲之戰。楚許伯御
樂伯。攝牀為右
左射以鼓。夫字嘗
屬下句。注取天之
善者

鐵之戰。郵無恤御
簡子。衛太子為右
郵音尤

車參乘則尊者左故曰乘君之車不敢處左
昔韓厥代御居中謂非元帥御者皆在中將在
左以此而言則元帥及君宜在中也兵車之法
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君子惡空其位也春秋
之時兵車最備其用於師旅者不敢廢也邲之
戰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樂伯曰
致師者左射以鼓夫彼在左矣而云射是持弓
者左也鄢陵之役晉欒鍼為右告子重曰寡君
之使鍼御持矛馬鐵之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
子為右曰蒯曠不敢自佚備持矛馬豈不右人

持矛乎書曰左不攻於左女不共命右不攻於
右女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正女不共命則御者
固在中也天下不知兵車之戰久矣胡騎奔衝
莫有制之自陳陶之敗後世不復議車矣况論
其制邪願君持此盃獻之朝且求知禮學者考
古而求其制馬則御夷虜若羈繫囚禦戎固壘
特車之一事尔豈與武剛鹿角等功哉
書龍衮文馬盃上
禮諸侯交幣或稱文馬左氏實書宋人以文馬
百駟贖華元于鄭謂馬之有文彩者籍之將禮

實恐作嘗

尔今袞作衆馬無交聘行禮者殆以馬之文飾
而取名者與古之謂文馬者則異矣犬戎氏有
文馬毛毫朱鬣目如黃金是為雞斯之乘然文
馬自有種矣

廣川畫跋卷第一

廣川畫跋卷第二
書孫白畫水圖

畫師相與言靠山不靠水謂山有峯巒崖谷煙
雲木石可以縈帶掩連見之至水則更無帶映
曲文斜勢要盡其窳隆派別故於畫為尤難彼
或爭勝取奇以夸張當世者不過能加感紋起
浪若更作蛟蜃出沒便是山海圖矣更無水也
唐人孫位畫水必雜山石為驚濤怒浪蓋失水
之本性而求假於物以發其湍暴是不足於水
也往時由陽廟壁有畫水世傳為異蓋水文平漢

陽廟上當有
脫字

窳當作窳

漳未詳

隱起若流動混混不息其後有梯升而素者知
壁為隆窪高下隨執為水以是銜於世俗而人初
未識其偽也近世孫白姑初意作漳滔浚原平
波細流停為激灑引為決泄盡出前人意外別
為新規勝概不假山石為激躍而自成迅流不
借灘瀨為湍濺而自為衝波使夫縈紆回直隨
流蕩漾自然長文細絡有序不亂此真水也嘗
言畫暢水要不新水脈為工畫急水要不混洄
瀾為工若今以二說觀世之畫者真可一咲也
夫暢流之失則為池水風紋更無流脈畫迅流

者則浪頭沸起反如印板水文天下豈勝其至
衆哉要知畫水者當先觀其原次觀其瀾又其
次則觀其流也不知此者乃墜池中尔故知
汪洋涵蓄以滔沒為平引脈分流以澹淡音為
執至於聚為漪瀾散為滄澗識游泳乎其中而
不繫於物者此真天下之水者也亦知求於此
乎
世法有盛衰可以事見也正法有興滅則不可
以事見求於理者可以得之世俗之患以世法

盛衰而議正法興滅者常見其不知本也今夫
世法不常盡顧有衰謝陵夷遂王者出則拯而
振之矣雖更世歷年之久其法不傳而名可得
考者以其世教猶可推也至於正法之敝乃遠
在數千載後教與法盡產諸福悉陷淪於世故
乃更一賢劫隆化與教其入中國者像法也後
世不知正法之滅而後每興則以世法觀者於
是常不得正法所自起可以嘆也王度謂佛法
外國之神非諸華所應祠奉漢氏初傳其道惟
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說蓋以摩騰竺

法蘭自永平得經以是為始入中國今以經知
者自威音王後則有劫莊嚴者矣其下則賢劫
所以興至於能仁不復則第四世也方漢之時
其以四十二章至者蓋釋迦法尔昔秦穆公世
耕者得石像不能知及梵教入中國有異僧識
之曰此前劫迦葉佛像自此而上毗尸毗舍浮
物留孫不應其法獨不至中夏也經言大千世
界為一佛土考之大千者謂一三千界下至阿
毗上非想天為一世界三千世界為小千世界
為中千世界至千中千世界若此則中夏在南

閻浮界中豈能獨出其分哉曇無羅識謂正法
住世五百年末法三千年然則正法滅像法出
像法滅末法見至于末法盡則佛教絕矣故復
當一佛界也昔石季龍造塔於鄴而澄請遣人
臨苗取舍利得之謂阿育王所造在中國者十
八而臨苗其一也皆歲釋迦舍利今考載自漢
以上無梵教彼於此果得舍利是其說不可誣
也今之經多譯於後世其要務在夸大求取信
中國至推恒星不見求合於二月十五日妄也
然則瞿曇之興未與諸夏相通其傳於經者皆

譯而通之產無年繫可以譜見蓋不可知其時
之在中國為何世也龍樹嘗求過去諸佛所傳
經得於海藏凡三月不盡一佛界問之守者其
往又如如是復為一佛界矣不知其極也蓋劫火
盡時惟海藏得存故千佛已出不可窮盡世人
或疑此說蓋常人以耳目不及便不敢據以信
不知理有在者可以考也漢穿昆明池得劫灰
此不可妄傳人共信之若信於此而不信於彼
者其可與論常理之外哉

書月宮后

鴨字未詳

坐當作垂
水房恐是一
句

畫月宮圖李惟玉六世所收其家者也首標且
爛蠹矣其間亦有雜作樓觀狀彷彿見鷗一尾
存鴨一角半欄寸旃或於缺破處有之但不相
連屬而断裂其畫意所主則不可知也畫有兔
搗藥者外周為水房有大木林糝枝委坐而下
相扶以立蓋古所謂扶桑者此不可謂無所据
也或疑月中有兔形考於書惟靈憲有說謂月
陰之宗積而成獸家兔蛤而王克謂兔在月中
則死乃以兔為月氣其說皆不可據余曰子嘗
求於日乎夫月無光而遡日為明者世所知也

未望則載魄于西以日行而得光於上弦也既
望則終魄于東以日行而得光於下弦也至於
相望則光合而圓可以推矣夫天有十二辰列
於方者有神司其位不可移也日出在東其對
在酉酉為雞而日光含景則雞在日中及運而
西則其對為卯卯為兔形月光含景則兔在月
中月出東冥鄉之而神明則與日相望故月得
日光景隨光見月有兔形者亦何異哉天下知
日中為鳥而不知為雞知月中有兔而不知兔
自日以傳形也方其為雞形時月未出矣故不

得見其傳光為雞形時也月既居西對卯而為
兔人望視之不能詳其形似猶日為也或曰段
成式謂得仙書傳月有桂仙人吳剛斫其根曰
不然日行於西與扶桑對則移景日中矣月望
之明景亦隨之故凡月之所具而有者皆日光
所及者也世不考其理而信俚說其可與論此哉

書九主圖後

九主圖本伊尹事世失其傳或書以漢九君者
誤也夫以法君况高祖以專為孝文以授為景
以勞為武猶有類取也謂昭為等謂宣為寄則

名與實戾元帝柔仁基禰漢室其謂破君理有
信者及謂成為國謂衰為三歲社君則又不可
也昔伊尹干湯以素王及九主之事考其說是
亦以人主九事要其君尔後世託之畫圖謂當
時有此制也此說或然亦未可必其信豈可謂
漢世諸帝哉九主非有名號以治功校者知所
後先人主於此可以取法矣是亦不可廢也
書陸羽點茶圖後
將作丞周潛出圖示余曰此蕭翼取蘭亭叙者
也其後書跋衆矣不考其說爰聲据實謂審其

據字誤恐是
陸字

事也余因考之殿據陸遂嚴飲茶者僧也茶具猶
在亦有監視而臨者此豈蕭翼謂哉觀孔延之
記蕭翼事商販而求受業令為士服益知其妄
余聞紀異言積師以嗜茶久非漸見供侍不鄉
口羽出遊江湖四五載積師絕於茶味代宗召
入內供奉命宮人善茶者以餉師一啜而罷上
疑其詐私訪羽召入翌日賜師齋俾羽煎茗喜
動顏色一舉而盡使問之師曰此茶有若漸見
所為也於是嘆師知茶出羽見之此啜是也改
曰陸羽點茶啜

如無有想者是一
句真當作真

書邢和璞悟房次律啜
畢文簡公得唐本邢和璞房琯前事和璞神
疑示悟琯沈思如真有想者久之則亦若有悟
也璞悟以怡琯悟以嘆此其異也乃捨地得永
師還師德書以信其說此畫深觀其隱而能得
其趣決非常工所能知也崇寧二年其孫完官
于潞子莆田方宙召畫人李唐摹為別本以藏
屬余書其後曰惟公深達佛慧得死生說求入
無倪則變滅起伏不足論也觀師德為馬唐臣深
功隱德及物多矣智如梁公猶不能知則善哉

子未詳

深矣豈世得而窺邪其再出而為房瑄以名德
顯世任宰柄此何怪哉若為正目者不過過正果
則非理之常也永禪師入抱持三昧能為一切
無礙與世脗合不離圓融而後其道為和璞知
道之所假果無有二也世人信羊祜子探錄而
不信永禪師事豈以非出於史官而便為稗說
遽有分邪此又不求於理者之論也昔曇彥與
許度同造二塔于會稽玄度亡後彥若有待者
果為蕭營王荆之岳陽實三十年来領越州曰
許玄度來也遂握手命入室席地以三昧力加

遠當作殆

被王忽悟造塔事遠如今日也此豈可誣哉昔
人記崔彥武園澤再生事皆謂不忘願力故以
願求者可坐而待之誠得此說者可以知念力
堅固如精金之不可改雖百鍊而性存者也

書犬戲圖

畫者得之犬戲而且曰能觀其變矣有而易之
將不止人立而冠也故負乘序行擁戟前列拮
案臨軒指呼趨走形態百出若可人事而盡求
者疑當德光陷中原時畫者故為此也然形類
意相各有至到處又知游戲於畫而能得其筆

疑字當屬下句

墨自然者此其異邪昔者客為齊王畫者問之
畫孰難對曰狗馬最難孰最易曰鬼魅最易狗
馬人所知也且暮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
形無形者不可觀故易豈以人易知故畫難人
難知故畫易邪狗馬信易察鬼神信難知世有
論理者當知鬼神不異於人而犬馬之狀雖得
形似而不盡其理者亦未可謂工也然天下見
理者少孰當與畫者論而索當哉故凡遇知理
者則鬼神索於理不索於形似為犬馬則既索
於形似復求於理則犬馬之工常難若夫畫犬

菽當作袂

而至於變矣則有形似而又託於鬼神怪袂者
此可求以常理哉猶之一戲可也昔帝杵堅狗
人立而行於家曰狗見人行效之何傷解冠榻
上狗戴持走曰誤觸冠纓耳至於上竈起舞曰
見婦皆在田中狗何能作怪而石良劉晉格犬
之被甲持兵弩者殺人邛伯夷與羣犬蒲傳蓋
畫者知此因廣其意而為之因以著時之禍以
見當時畫者之不能忍耻夷虜彼仕於此者猶
求寵榮一時可以重嘆也畫之後書曰晉清泰
二年製余是以知也

書孟浩然騎驢圖

孟夫子一世畸人其不合於時宜也當其攤襍
襪負苓著侈袖跨驢冒風雪涉山阪行襄陽道
上時其得句自宜挾冰霜霰雪使人吟誦之猶
齒頰生寒此非特奧室白雪有味而可諷也然
詩人每病畸窮不偶蓋詩非極於清苦險絕則
怨思不深文辭不怨思抑揚則流蕩無味不能
警發人意要辭句清苦搜冥貫幽非深得江山
秀氣詣絕人竟又得嚴風勁雪以助發其窮愁
哀思披剔奧突則胸中落落奇處豈易出也鄭

綦謂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此處何以得
之綦殆見孟夫子圖而強為此哉不然綦何以
知此

書鎖樹諫圖

元符二年冬余自汶如京師假道陶丘會晁堯
民守濟陰留願堂五日堯民出陳元達鎖樹諫
圖俾余叙其後且曰劉聰起夷狄盜占區夏容
諫如此豈不賢哉觀者不能盡得此意要以叙
見也曰聰正嬖於色尔豈知賢哉元達亦邀時
幸禍者不知所託寄身虎狼穴中櫻須以待其

豈曰能賢哉夫士亡所養不擇仕久矣彼匈奴遺種者既踐牧我土地夷虜我人民批我皇度紊我王綱壞章甫於椎髻裂冠裳於毳服正為士者當高逝遠引惟恐截之不深閉之不固彼將不忍涉其下流冒其游塵恐冠纓汗垢雖求長河浚原不能濯而清也迺委篋策名抗賊鋒蹈虜刃彼謂龍逢比干其死如是豈不異哉患中國之亡與患夷狄之不能奄有中國其事可以同邪一鷄儀殿於當時事校之與光極朝羣臣亨萬國昭德溫明容後宮孰重哉已不能

此事當考

建元年聰宴羣臣於光極殿使懷帝青衣行酒

暮當作秦諫魯徵乃趙樂事

權重輕而度時事矣又能采其重輕而諫邪賴劉氏救止而聰不能違得免其亡幾矣此則螳螂怒臂捍車而幸馮軾者也其後關氏死矣元達不能強諫乃自殺以逞夫誅魯徵暮毋達與其與鎖樹而諫勇怯何殊哉彼方謂元海姿度卓犖有籠羅宇宙之意故欲鞭笞中國而求盡變夷俗則昧昧而趨亡者豈識逆順之理哉然則惰怠妄逞激訐沽名非知諫者產蟲螫於餘勇耳可以為今日一咲也

上王會圖叙錄

祕閣王會圖帳錄總幅二十四亡者十有二矣其傳制度猶可概見蓋王者元日受朝之圖也薄海率土際天窮髮犇角稽顙解辮回衽方貢克庭旅百雜寶康老奏歌彫題抃舞上天子萬壽則大珙小球白雉黃犀奉翔來王於此圖可以得之洋洋乎盛德之事焉遍覆涵容而無所殊也其得不天之大律奉而行之者乎或疑此圖衣冠服物非周漢制度臣得考於載籍殆唐正觀所受貢於四海者也文物禮容雖不逮三

卷之五

旗字當作一点
与下文撞字同

世自漢以來無復此舉之盛矣今按圖得者五輅時陳百燎夜具樂備肆夏禮陳百物鑿旂鳳節犂旄獸鐸飛旒容繆綴央央則庭具而克矣其外則青龍旗左白武幡右清游隊前白澤旗後朱雀白路桐鼓金鈺簫笳之具二十四列橫吹之序百二十具班劔儀刀分行十二黃麾紫杖列部十八五牛旗與百獸隊車旗自辟表遠金牛者二十四等撞自鳳凰遠豹飾者十有二番諸衛平巾幘紫綉襦襜錦勝地金隱起弓箭橫刀中郎果毅平巾幘緋襦襜錦勝地銀梁

衝忍當作衛

金隱起攸飛三衝武弁緋襦襜褕供奉武弁朱衣
隊甲鍪鎧弓刀楯五色庭外之制嚴矣有司告
辦鴻臚導客次序而列凡國之異各依其方東
首以三韓百濟日本渤海而扶桑勿吉流求女
國挹婁沃沮次之西首以吐蕃高昌月氏車師
党項而軒渠噉達疊伏羅丁令師子短人揮國
次之其南首以交阯沅谿哀牢夜郎而版楯尾
濮西爨附國苻都等次之北首以突厥匈奴鐵
勒達靺而大漢白雪室韋結骨後次之夷琛蠻
瑤瑰竒怪譎璀璨錯落為一時偉觀嘗考之正

觀十七年其制如是顏籀請比周之王會作畚
以叙傳後世使著事得以考焉又為王會篇上
之今其書具存可以察也其歲在王府其副留
職方以時參校盡得四夷服章物采名號姓氏
官爵謚命此其所傳也唐自正觀逮會昌百餘
年矣其風聲氣俗已改於舊時有異者雖誤謬
可考然俗易風移亦有世變之不可常也以畚
察者堅昆其人長大赤髮白面綠睛而唐後得
其國人形質不長面赤色耳貫金銀小環王及
國人露首髻髮衣服同於突厥貂鼠為帽而又

以金裝帽頂卷其末與今番所見異又王會篇
黠戛斯本回鶻所號本名居勿初屬薛延陀在
隋謂結骨在唐謂堅昆賈耽以其說為證然堅
昆自秦漢有之史記所謂高昆漢書所謂隔昆
其國一也今阿啜謂本國不知有堅昆名相承
以黠戛斯為國自此以上八十年矣嘗經朝貢
後為回鶻所破阻隔不通中國然則乾元二年
回鶻奏破堅昆此其可以驗也是則黠戛斯自
是本號非回鶻所命也至於木馬則異制兩鐵
則異俗與番皆不同蓋百餘年間容有改制殊

禮故衣冠服冕不可必其盡同至面赤白則異
見髮朱黑則殊傳兩鐵不應遂絕自應番謾可
以論也昔魯求於成周之隆遠夷會朝史氏作
書為王會訓其叙四海之國畢見故傳於後世
使人企慕亦恨不得出其時咏頌成功盛德然
條支白狼重九譯而來豈非中國有聖人而能
使海外之國干呂而知之邪後求於古者不得
其制迺取周家舊事為職貢番以見漢之奄有
萬國其職貢如是蕭世誠謂北通玄菟南漸朱
鷺交河合浦益海陰山烏穴雞田職貢有番今

干呂當考

不可考以其說求之則亦夸矣漢兼內外豈能
遂并雜田茲海而有之哉臣等幸以文墨論議
見收併得盡鈔刻兼至於論著國制考合典則
參論是非職所當也然王會不得如周立訓職
貢不得如漢立番其於元會受朝四夷之名在
主客者尚不得如唐之列番所記意者元聖不
求遠略以綏寧中夏邪將求閉玉門謝賈子不
倖邊功邪將求於元德無名而與神合契者不
得形容論之邪若此則親事法官者臣等何足
以知之至于考論職貢會同以訂證異文被釋

一藝著成周之訓則有待矣謹整此補鐸完其
番像序見本略條列上之崇寧五年七月五日
編校臣某上

書易元吉猩猩番

朱蜀堂作一點

升斗當屬下句

世言猩猩取其血可以染朱蜀獐者既得其扑
擊使自導升斗皆如其數余每疑此說嘗得杜
函公謂遍問胡商元無此事今人之論猶謂國志
為然傳誤襲繆不必論也廣志獨言猩猩唯聞
其啼不聞其言永昌武平今在東蜀廣南盡王
封之內也人易知者此說不可謂謬至謂交趾

貢能言鳥反以猩猩供庖膳尤不足信當俟知者訊之此蓋擊扑斟酌以求升斗之教者也嘗聞段成式言狒狒飲其血可以見鬼力負千斤啖輒上吻掩額狀如猕猴作人言如鳥聲血可染緋髮可為髮宋建武中高城郡進雌雄二頭獾者言無刺膝睡常倚物今世盡以此謂猩猩豈誤以况之邪

再書猩猩畜

余既書王子安所收猩猩畜矣蓋疑其不能言語如人若問之山海經言猩猩能知人名典禮

亦以其能言貴矣荀子亦謂其能言啖也萬畢術謂婦終知未猩猩知往此說果不足信邪曰余信於理而已不敢謂諸說皆非實也恐傳者得以相承而誤不可知也今人信理不如古人而執人之說則如其親見此豈可與論理哉且永昌為今之雲南武平即今之安南猩猩所出也嘗有親至其處而知其異於古之說者人猶反復參問終不信也此蓋信於耳而不信於目豈可與論理哉

書孫知微畫涅槃後

權應當有一

孫知微畫涅槃異哉觀其法像尊重嚴威雖亡
而若神明常存者謂大弟子法眷要屬悲哀苦惱
而無甚戚伽葉傍觀若無見者皆以看像得之
信後人筆意不能到也釋志謂涅槃一曰泥洹
云滅度或言常樂我淨明無遷謝及諸苦累也
夫諸佛法身得不壞果論者強立二種義謂一
者真實二者權應身者謂味光六道同塵萬類
生滅隨時脩短應物形由感生體非實有權形
雖謝真體不遷但時無妙感故莫得見耳觀佛
身亡世四十九年則權身應世豈生真體相哉

自是法世隨物應見無所生滅矣然常存者世
固未嘗知也成涅槃果者示教於人如此恐逐
諸仙樂者後天宮相而不知出邪
書西升經後

閻立本在唐以丹墨名世而後錄其畫謂入神
解而此經示相粉墨湮昧不能得其神態意度
然筆力園勁存規模可以知也西升經昔人謂
道家者為之世或信其說者莫能實之此果可
信邪晉中經言佛本臨觀國世子父曰屑頭邪
母曰莫邪身服色黃髮如青絲初莫邪夢白象

口復豆至滿塞口
未詳

始孕及生從左脇出生而有髻墜地能行臨倪
在天竺域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漢元壽元年
秦景憲使大月氏隋志作秦景使伊王使伊存
口授浮菟經口復豆者其人也偃滿塞來門伯
開疏問白間比丘來門皆弟子號釋志又謂佛
迦維衛國王子當周莊王九年春秋魯莊公七
年四月辛卯恒星不見夜明既生姿相超異三
十二種天降嘉瑞以應亦三十二相而法明道
安所錄雖詭異然大槩可得若不與西升所說
合今經謂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為

浮菟徒屬弟子其名三十有九又與秦景憲所
傳異則其說不可考也昔寇謙之受錄真經其
謂佛者昔於西胡得道在四十二天為延真宮
主勇猛苦教故其弟子皆髡形染衣斷絕人道
諸天衣服悉然而世習其書謂如此矣然則道
家者其說初亦異也豈後世傳誤人競以其說
實之經邪詩書禮春秋本出中國師承相授久
猶混雜至私定蘭臺漆書况經本外國而翻譯
以傳者皆其徒為之竄入文義其說至不可合
者亦何增異哉觀漢人論者謂浮菟經所載與

中國老子經相出入崔浩謂元真呂伯強之徒
乞胡之誕言用老莊之虛假附而益之今考梵
書不與老子相出入疑在晉魏時其經如此達
真君之世焚滅既絕而後人翻譯所得及屋壁
山石之與西域所傳至中國者故其立教本異
則經之所傳亦不同也不知西升出在何世而
論不入諸經世雖疑之然傳世已久不可遽廢
存而不議可也

廣川畫跋卷第三

廣川畫跋卷第三
書別本西升經後

法盛請則傳
當是一句

其作西升經後語或疑其說謂諸經呀錄不可
疑其事况唐正觀已人錄邪今考諸經說西域
事或本法明天竺記史僧載外國事法盛諸國
傳道安西域志及佛國記曇勇智猛外國傳文
曇諦烏山銘等書雖其說怪詭皆無老子化浮
蓋事則知其書為不足據也方隋之世釋書多
於六經數十百倍大業時令沙門智果都內道
場撰諸經目分別條貫以佛呀說經為三部一

曰大乘二曰雜經其餘似後人假託為之者別
為一部謂之疑經而三部無西升經則余為此
說可得而有據也

貢士邦憲出化胡經像復與西升所畫盡異其

說以老子化胡俗成正覺者則不知其所據也

西域舊傳于闐西五百里有北摩寺云是老子

化胡成佛處也老子初至此與羣胡辯決言暫

游天上尋當下生其後出天竺國化為胡王太

子言號曰佛今考老子與孔子同時而經既說

恒星不見以證則此說尤不可信而畫又與此

異然畫特佳疑江南時所為也

排牙錯彩錦茵綉幕紺紋倒首玉辟珠幰下設

三丈觀旛房列丈二師子鉢乘鳥托馬馳拂菻

狗有步千跡嚙燭俛仰星犇雷擊風疾電轉執

之若擊鳥出沒進復不留轍跡其盛若此欲人主

之不惑不可得也仇士良曰天子莫教閑閑即

者書看書即重文臣寵文臣則廣納規諫慮後

聖聽早減玩好省息行幸如此則息澤漸溥權

駕幸所至當是
一句

力不重諸公但廣聚貨財賸進鷹馬常以毬獵聲
樂聞於聖聽駕幸所至極奢侈盡奇技一處盛
於一處天顏既悅必無休息如此則聰明蔽哲
不暇觀書不親萬機不知外事吾輩永無疏問
觀此者豈士良輩求中主欲者邪夫近習之蔽
甚哉可以戒也今人之所以視者目也苟有障
焉其高百丈遠之百丈則所蔽者不過百尺矣
若於目睫之前雖壞寸之障可以蔽明至於膜
睛之蔽在於睛瞳則其大終并其薄總數至終
身不察白墨然則愈近愈障愈親愈蔽其為患

壞字恐是表字然
此自是一句中聞不
當有無

花當作跨不然
亦當作華

也可易察邪且觀書監成敗姦人所忌人主能
知姦人所忌深觀其極亟發而律除之則壅遏
不留而堂上無百里之患矣詹夫打毬事之小
者其花^誇絢競勝若是則當謂極奢侈盡奇技又
可知也^於堂上遠於百里^{管子}堂下遠於千里君門遠
醉僧^書唐說本出張僧繇以為戲僧^畫又謂顧
長康嘗以所見於寺而寓之^畫以發嗚嗚今考
張舜賓李嗣真朱景真畫者皆無此事不知其
說果何據劉餗又謂閻立本添冠巾為道士此

自為醉道者矣非此謂也或曰梵教西來自魏
黃初始許中國人依律為僧其法戒甚嚴不應
至顧長康時已極於此曰余觀惠深與經律法
師羣議立制便謂不遵禁典無賴毒人囊橐其
間本非求淨土泥洹也當太武西伐蓋吳長安
沙門飲從官酒殺其密室命有司按寺誅之閱
其財產大得釀具然考之太武與顧長康其久
近可以知也彼授僧律者沈酣若此則聚飲而
歌舞亦當時常有也

書醉道士者

范蜀公謂此本醉僧者問令加冠巾黃往道謂
是顧凱之醉客者或疑其說謂蜀公得其傳記
往道以世所傳便謂然今考於畫記等諸書長
康惟有西園畫世猶有傳摹得者與此異甚劉
餽則謂問令別作醉道者而醉僧者亦自見於
世之二說者非也然衣服冠櫛等器皆是晉隋
間所尚疑亦當時人所為自是極致至於浪放
沈酒適於真逸似是竹林逸人亦嘗求於禮法
不能約束而全於縱蕩者邪此非真到醉鄉得
酒中三昧亦不應知此其論筆力簡古得形神

自見於世當
之二說用莊子
文法

全者皆知畫糟粕亦不可謂真知趣者也

畫者陳惟岳作送窮圖當唐僖宗咸平二年七

月惟岳於畫書不載然妙於形似狀簡古至有

勒姿袍冠樂器也

餘意畫歲筆畫內使人以意測者隨求得之無

一謂馬尾廣韻

窮盡信非庸工俚師所能造也其畫窮女形露

束多入字或棘紅行

馮海作矜矜態束多入立或棘紅行纜引鞞靴

鞞靴以絳統為之

馮擊棒變裏以綽縛為之醜醜周遍室居開門

此豔

送之又為富女作婆娑家裁規為衣縷木為實

梁益人裁木為器曰

載之艦艦飾以瓔珞主人當戶反導卻行引階

梁益人裁木為器曰

送之又為富女作婆娑家裁規為衣縷木為實

升堂拜獻惟謹迺知此在唐為盛禮至以圖象

見之客謂韓文公作送窮而不知迎富疑當貞

元長慶間此有未備者曰文公特有激爾不考

其所出也豈不聞女有功德天能興種種金銀

琉璃頗梨真珠珊瑚琥珀瑪瑙象馬車乘所至

富豐人竟得之又不聞女有黑闇天能使人貧

象馬車乘所至

所有財寶一時衰耗然與功德並處送去黑闇

則持利刃欲斷其命至過功德則撒散華燒香揮

援而進此豈送窮迎富者邪彼曰若慈功德天

者即當恭敬黑闇或人懼貧願富而不得求顛

送去黑闇是一

尺木二字當考

沛以出復有貧人迺在貧富并求住家莫得幸
有被獲此際^除無一日留資則若樂相乘無有
已時曾不知屏去死卷^病謝客後欲不留無所
送迎得本分處不作是念有窮富相邪
高豐人書吳懷龍上
秘閣吳懷龍定為神品考之畫錄則懷弟在能
品而博古過之一等崇寧三年太清樓見懷龍
水看與世所見龍異甚猪首驢形肉鱗畏墨垂
髮下者其長數尺角執彎曲有歧其上挈空据
虛搏雲而起頭有物如博山形是名尺木龍無

尺木不能升天此畫有之宜評畫者不得知也
明年冬上遣使就閣取入并閣立本二十八宿
除徐熙海棠黃居寀花竹留禁中餘畫還之同
舍即王宗先是摹寫成圖屬余書其事以記
御府吳淮龍秘閣評定因書
謝赫閱秘閣所藏畫獨愛曹不興畫龍以謂龍
首若見真龍然不興遺墨不傳久矣不知赫於
此畫何以論其真邪雖然觀物者莫先窮理理
有在者可以盡察不必求於形似之間也龍神
畜也不可測度非以其威靈震露愴警羣類者

當於奎中
此語未詳

有以聳動觀聽其如伏僑蟠屈勢疾風雨猶眩
轉晃移人目識其得於神解者也霸史韓熙載
嘗有持畫求售為鄙人所得翌日鬻於奎中水
勢浪湧雲蒸沸鬱有二物若獺狀穿屋而出驗
之則吳淮所畫龍也今畫錄自為吳懷而前秘
閣所上帳目誤矣今御府所出乃作吳淮相傳
失也當為吳淮蓋畫錄承謬弄失其名故宜以
熙載所記為證

書李端慤收唐畫乞巧圖

此圖世傳為唐畫初無可考信惟以衣服冠昇

謂作為
是

非國朝舊制以是知之書其後者或謂吳道子
周昉所為余不能考也然知其為善本者筆省
意足面容別出雖菊蓀鄉背睨顧嘖說態各有
異而對語離立招應指令皆有意若相領者此
畫者所難也李侯亦不言其謂何人畫初不考
其歲月第以其先世所喜因善蓄藏客或謂為
吳生為周氏余不能信也李侯世謂龍甲大門
而累世拉公卿其豪聲貴勢足以踴召使人隨
之雖蓄敝帚而見謂千金人且信之况世又未
必能知畫而善別之也其論迺出於此其與世

俗論畫依放評錄而強配以名者異也

書官本乞巧圖

全

人

閱

閣

書

畫

得

丁

余既為李氏書乞巧圖明年閱祕閣書畫得丁
晉公沒入纔乞巧圖四幅書曰王藹製之藹有
能名世謂神品閣下新定止入能品然畫甚有
筆力而為人物狀深得圓成法與世之畫者異
矣其遂進而品於張吳顧陸非也圖所見大致
與李氏所收相類多有椒香粉鋪地及椒花空
中者又其上畫天漢白氣光曜又有五色雲其
下望拜如行宮儀此其異者後檢周處記迺知

處謂周處
當屬下句

其畫不妄作處謂守者咸懷私願見天漢中有
奕奕正白氣有光曜五色然則其說皆出處之
記也夫畫工以技藝取售求說世俗以期易入
惟恐其異不見要於世也今乃能以書為證不
與世俗合則非庸人窳名丹墨者儒館舊學多
矣未嘗考知此畫有據為之方宜訾誚詆譏其
失可不為藹之徒嗚噓而易哉

書程文簡公所收鷓鴣圖上

程氏世收古鷓鴣圖文簡嘗喜其神俊迅發謂毛
色有異處乃書其上紹聖二年其孫章嘗出示

畫羊圖

余因考其說鷓本名鷓其類有角鷓崖鷓木鷓
吐鷓其色之別則有駁背素練青毛黑背赤唐
白唐一變為鷓垂變為鷓帶黑帶黃帶白各以
其年得之然未有淺白其毛而環端以朱若桃
花開時或疑為異鳥也因貢前說得隋李暮石
門山獲巨鷓臆腹之毛純白而桃花色橫理間
之翅以淺白其周緣以朱色狀如烏腦瓜背本
白末紫脰黃如金色豈此圖得於是耶

書牧羊圖

牧羊圖本曾魯公子紆以宰沒入祕閣畫羊皆獸

同舍司舍恐是

無狀如墳墓間蹲羊伏獸牧者乃羽服道士初
未有賞者以是不入校錄明年少監羅疇始令
工者就裝軸列畫錄中同舍方會昇工圖之既
成三月有詔取入留禁中或疑其名余曰此金
華牧羊兒也昔初平牧羊道士見之將入石室
四十餘年其兄索得問羊何在曰山東兄往視
之但見白石平乃往言咄咄羊起於是白石皆
起成羊眾曰然請余書之入殿中圖畫台六清白
其事不書劉唐允拂林圖

拂林圖其傳自唐有之因安息使朝貢併畫其

晶作氈 氈作氈

額字當為下
白氈當作旄

同合
同合

像留有與王會圖異者拂林在唐不至中國則
其事不可考也今畫圖衣服制如突厥宮殿皆
柱水精旌旗如漢制度其人類中國悉白衣戴白
氈巾設毼毼毼扇帳之屬婦人皆衣胡綾紺
紋雜錦戴金花步搖綴以木難青珠樂有琵琶
笙簫鼓吹舞垂長袞曳地其技有額上有炎畫
手中作江湖舉足而珠玉侈開口則猶氈
亂出此其為世所傳其事或可信也考之杜環
經行記拂林在苦國西隔山數十里一名犂靬
其人顏色白婦人皆服珠錦如飲酒尚乾餅善

織絡琉璃妙者天下莫比在漢晉常至中國前
史或名拂木林亦名拂菻外國圖以為其人長
一丈至丈六尺此其異也常聞何國城樓北壁
畫華夏天子西壁則畫波斯拂菻_{力甚}東壁則
畫突厥婆羅門豈安息使人得之何國圖而能遂
傳至中夏邪
書韋山甫畫像後
韋山甫世謂神仙唐人稱其與陶貞白同壇受
籙亦莫得而考也其後死長慶中江西觀察使
王仲舒謂山甫老病而死無少異於人者後人

端甫引端

多不白
亦不白

濟人嗜欲
是了

敵當作敵

猶圖像以傳則人之或於神仙甚哉初山甫以
石琬黃濟人嗜欲人多暴死然利其快速不顧
後有害也神農藥錄謂有毒而扁鵲方書獨謂
無毒仙經以為可以長生此疑世人敵於方家
所說至其暴死猶以為服之未至也李虛中事
可以戒矣今世之尚尤甚昔時甚可易曉也考
之書傳石流黃本出說般南界火山山傍石皆
焦鎔流地數十里乃凝堅人取為藥謂石流黃
今方書皆謂出東海太山陶貞白謂出箕山又
謂出扶南林邑如雉子出殼名崑崙黃今人所

用不求於古其色理氣臭異於說般所出者而
人競食之不考於書然則後世以藥死者宜其
尤衆也

勸書者

敵當作敵
此畫舊傳顧虎頭而畫錄不具世有疑者或曰
凡物以名求者常敵於實觀畫者如口察味甘
酸辛苦自以實得此可異而惑邪虎頭筆墨今
人不復見雖其有錄可求者亦莫察其真偽特
以其後世不可及故貴之而畫錄乃出自後人
宋級又未必能盡當時所見世人何必信耳而

竊當作家
形字衍文

下公字恐是
然字

不信目以自蔽哉然畫手簡古筆力圓成竊隆
色理旁直鄉背形生意隱顯至與塑工爭勝不
似筆墨中來臣於神明煥發意態隨出匪非畫
入三昧不能造到此地縱非虎頭當亦是其流品
亦跋書者作義寧二年十一月洛州太守賈皇
公文房今以隋唐書參校則此年五月唐受命
改元四年然後舉東都始改豫為洛與此皆異
以大業雜記河洛記武德起居錄考之洛州其
初石李龍分州七郡建於河南之河東義寧元
年以弘農為洛州竇軌為其守進封賈皇公公

則此當時為竇軌書也唐人武德改為是年六
月則洛州不應尚用隋號令考劉仁軌書其年
十月二日猶作義寧則當時隋之臣子亦有以
此自列者江注間書記至稱大業十五年則此
與用漢伏臘以自見何異故箕子於武王亦稱
祀者商禮也然義寧雖隋恭帝所建而義旗之
所假立雖稱為唐當時如此者衆矣
觀漢文景時老者嬉戲於市如童兒便知陶唐
之民擊壤而歌不知帝力可以見也蓋雖出於

路字未詳

唐中世然在一時為名手意釋心放皦皦如也
真得堯風者邪老人衆列依衢道執土塊而敢
之則非本出也昔堯以廩糶置缶而古傳曰土
無塊曰壤凡言壤也則以平斷之豈當有塊而
名壤哉嵇康曰壤父年五十而擊壤於道中觀
者曰大哉帝之德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飲
耕食帝何德於我逸士傳記堯時有壤父擊於
康衢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堯嘗至康衢而
遇之乎甄經謂擊壤古戲此自當不論樂節蓋
人得為之興於頌聲以見治平則畫者宜知也

壤之制以木前廣後銳長尺三四寸其形如履
臘節僅少為戲畫出一時不知考於古典雖然
禮亡久矣學士大夫猶習其名而不曉其制可
責畫工繪師而求不失古制邪

書沒骨筆畷
沈存中言徐熙之子崇嗣翔造新意畫華不墨
券直疊色漬染當時號沒骨筆以傾黃居采父
子余嘗見駙馬都尉王詵所收徐崇嗣沒骨華
面其花則草芍藥也自其破萼披葉蓓蕾露榮
以至離披格側皆寫其花始終盛衰如此其宅

蓓蕾露榮當是一句
格側疑是連綿字當
屬上句

見崇嗣畫花不一皆不名沒骨華也唐鄭履著
胡本草記芍藥一名沒骨花今王晉卿所收獨
名沒骨然則存中可論豈曰此畫而得之邪

卷之四書滕王蛟蝶圖
李詳家收蛟蝶圖書王建詩其上畫本燭爛無
完處粉殘墨脫僅可識者此殆唐人臨摹非真
滕王畫也歐陽文忠公嘗謂非建詩亦不知滕
王元嬰為善於畫唐史稱元嬰善畫故云今考
於書湛然亦嘗封滕王善華鳥蜂蝶貞元四年
曾在殿中監曾以畫進其說蜂蝶飛出亦增異

却當作却古村
字已氏六帖

矣建正當時人其言空中事亦當時所傳也湛
然蝶有大海眼小海眼江夏班邦里來菜花子
等甚異今此看可以區處得之將亦當時傳摹
尤得其真者邪

為陳伯玉書別本地獄變後

以妙藥王拔出雪山毒草此自性中一事何必
論於上下趣邪若以十二回緣能壞故業便知
更無此報但初根者觀一地獄乃至一百三十
六所見果受報一一地獄有種種苦若觀地獄
已復觀人天所有諸苦如是衆苦皆從煩惱業

立知見不見一
句

因緣生世人知地獄苦趣而不知人天見五相
時猶有大若是則見梵天樂者不知身光有盡
是得手足相而忘頭目者也伯玉能拔出頓惱
障逆輪迴地知空中無刺不留鳥跡不應觀此
而滯念將得內回者不忘外果哉且問諸聖說
時見知見不要領會取說權教意莫著本見

織女番

此番與它本小異然用筆圈成得簡要趣非度
遠摹近枝丹墨者能之也前此書者或疑為浮
查事今考其意殆見意矣夫一電帔雲冠類道

此書乃為一
時當非浮言也

者服乘雲而上其下瞻望拱手叙意勤至更無
浮木濁河此豈嚴莊所知者邪曰改書其後曰
桂陽番而不著其說乃告陳伯玉曰桂陽城武
丁有仙道常在人間也謂其弟曰七日織女
渡河諸仙悉還官吾鄉玳名不得停與爾別矣
吾去後三年當還此番正記是尔也日有疑余
說者當以此告之
世之評畫者曰妙於生意能不失真矣如此矣
是為能盡其技嘗問如何是當處生意曰殆謂

此書乃為一
時當非浮言也

此書乃為一
時當非浮言也

此書乃為一
時當非浮言也

移字未詳

此字誤

温字不可曉
恐是網温二
字

自然其間自然則曰能不異真者斯得之矣且
 觀天地生物特一氣運化尔其功用秘移與物
 有宜莫知為之者故能成於自然今畫者信妙
 矣方且暈形布色求物此之似而效之序序以
 成者皆人力之後先也豈能以合於自然者哉
 徐熙作華則與常工異矣其謂可乱本真者非
 也若葉有鄉背花有低昂細温相成叢為餘潤
 而花光艷逸曄曄灼灼使人目識眩耀以此僅
 若生意可也趙昌畫花妙於設色比熙畫更無
 生理殆羨女工綵屏帳者

廣川畫跋卷第三

廣川畫跋卷第四

書舞馬畜

廣川畫跋卷第四

書舞馬畜

舞馬畜唐人所作也其為馬異於今者衆矣或
角或距朱尾白鬣蓋所用於舞者其馬果有異
邪唐記千秋節令馬舞於勤政樓下故張說有
聖代升平樂千秋萬歲樂等曲當時歌曰試聽
紫騮歌樂府如何駮驥舞華陽上既幸蜀馬散
人間田承嗣內之廐下它日樂作軍中馬舞梃
止以為不祥殺之然唐之為戲尚矣余聞大樂
之野夏后啓於此舞九代馬宋膺異物志大宛

樂作軍中合作一
句既曰內之廐下
死緣又在軍中

肆該

養茂

皆樂名

馬或有解人語及知音舞與鼓節相應宋大明
五年吐谷渾拾寅獻舞馬故謝莊謂肆夏已升
采薺既薦始裴回而能俛終沃若而鸞盼則馬
舞應樂自古有之豈獨唐世之所為哉畫者特
以記其所見尔
常偃戲作羣驢鬪法善寺諸慮惡之豈以配馬
而為之邪觀杜子美詩則松石人馬皆其所能
故以畫名於今偃之餘畫殆絕矣惟以此名然
遠岸長阪叢林灌木筆力有餘而景象不窮知

謂夫屬下句

瑣碎錄驢有軸
有槽譬如諸衛
有曹曹也因目
為衛

山公令僕
當亭侯

偃之能也觀其草柔氣調放牧時出煙雨漲空
縈流細帶遨嬉以適奔蹏自逸齧草者並驅赴
流者爭趨立者睚眦卧者于愉嗅地若無營咲
天若無杓鳴聲之宏亦若有德者而自居彼巖
彥者將逐其後而求之謂夫聰敏寬詳高旨遠
暢以為歷無定主者將五百歲而仙邪豈願帶
胄而為衛運糧而成功備法駕於後宮求厚養
於耀靈殿中者乎將自號以山公雖令僕目之
有不受也豈求於宮亭侯之爵而樂桐廬之封
哉雖世克之大建德之小且無往而非適也求

偃之畫者當得於此意然後辨之

書杜子美騎驢畜

放於酒

杜子美放於酒者也順性所安不束禮法睥睨

天地間盱衡而教王侯彼既自逃於天絆矣豈

世得而羈絡之邪當其乘驢歷市望旗亭逐麴

車舖糟飲醜歌傾頓委其子捉轡持之吾意其

長安旅食
尋諸孫

當在長安而旅食時也不然尊咭權門無所傾

倒將尋諸孫而食乎或者借之東家方自力而

朝天

朝天邪至若掉轡放策踢鞞解鞅宜行偃蹇仆

覆青春目視矇矓口劫呿唵涎下液瘦斯凜

淪落當作逆
落

稟猶且想於跨銀鞍而傍險將以託死生於空
闊哉來既不知果騎射而可倚而能不忘少壯
時邪則其淪落於瞿唐之石而不戒是死生驚
懼不入其胸中者邪吾以是知其然也

書王仲千收南唐猩猩畜

猩猩似猿

麝善長說猩猩形似猿人面身有黃毛姿顏端

正善學人語今考於畜信猿形矣而毛色黝黑

則與此說異然猿亦有色黃黎者恐猩猩其類

黃黎

亦二色畜與說各据其一不足疑也昔阮研使

好酒及履當是
百猩猩好酒

清谿見邑人說猩猩好酒及履獵人置酒山谷

嶺蜀人為餌

狗字當是存
字之誤

嘗作常

常行路百數為羣知人設張取之乃呼其父祖
名而詈曰奴欲殺我舍尔去也復還試飲不竟
大醉無一得脫禽者將烹人索其肥者乃自推
擇泣而相遣此則嶺蜀人用以為餌非有貴於
朱芻也後人論猩猩者其說皆出王綱此事天
下既信其說久矣余未親見而察之姑伯其說
書玄奘取經圖

佛以嘗樂我淨為本空其在四等果位十地回
名同入妙明自絕義路若由初地攝心遇差別
見則為世法王發大音聲作大因緣開眾生一

法字恐屬上
句

切疑誤立言示教為標月指使人得津梁豈癡
人天所由道邪若作是見便以言句求者終不
得本來性法是執指而不釋者也故諸聖掃滅
由蹤惟恐留轍跡於世不得解者故曰聖人無
延故無敵則求性空者雖無佛可也衆生根地
不同故立經法之教自梵經入中國五百年而
教始備然譯釋或失法意夷夏異音不得正處
故玄奘自五天竺得經六百五十七西京翻經
院嘗寫玄奘游西域路道所經此圖豈傳是邪
玄奘陳氏偃師人嘗至靈巖方取經西域庭栢

而遂不傳於唐然今般若經分八會其四則奘所譯也豈前世當是句絕奘等屬下句

西指几十七年一日栢枝復東指其徒知師歸當時謂負經東來常有雲若華蓋狀所至四人廢業此畫皆不及之將不得盡傳邪昔神瑞中僧法顯嘗至天竺其後惠生僧繼之得經七十部而朱仕行又自于闐得般若九十章經既備矣

書張季鷹還吳江

書張季鷹還吳江

吳江秋老霜乾木脫水葵岸菰縈絲帶水其時舉網出鱸黑文白鱗宜騷人行子去國千里起

則此也當有脫字

江湖浩渺之思後世知江東步兵者求之於此則此也今菑季鷹權扁舟下網收魚酌酒楓林

有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意當是一句晉室之下當有缺字故知當屬下句

下蓼雨蘋風白漚出沒有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意似得其趣者不待論晉室之故知采南山

巖飲三江水者非其本志也

書二祖調心

師子尊者得佛心印三十四年入游戲三昧與一世為俳諧而不求道於獻笑者也故入酒家肆與過屠者門其在梵宮法苑果有異哉世不知者謂其混跡韜光與世為街談廝將將以信

將字未詳恐是廝養

其果也豈知道之所假不立知見孰為麗言細
語妙行穢迹謂有異見相邪書傳阿育^王出時有
僧聞為樗蒲聲儂知那尊者行處夜入酒家果
為非道者哉

書常彥輔祇神像

元祐八年七月常君彥輔就開寶寺之文殊院
遇寒熱疾大懼不良及也禱于祇神祠明日良
愈乃祀于庭又畱像歸事之屬某書且使世知
神之休也祇祠世所以奉胡神也其相怖異即
經所謂摩醯首羅有大神威善救一切苦能攝

祇音呼烟及作
祇非

怖字恐是特
字之誤

當隨之初其
法始至中夏
當如此點隨
即隋字耳

服四方以衛佛法當隨之初其法始至中夏立
祠頌政坊常有羣胡奉事聚火祝詛奇幻變怪
至有出腸決腹吞火蹈刃故下俚庸人就以詛
誓取為信重唐祠今有薩寶府官主司又有胡
祝以贊相禮事其制甚重在當時為顯祠今君
以禱獲應既應則祠既祠則又使文傳其禮至
矣與得悉曹順天賓同號胡神者則有別也
立德坊及南市西坊有胡祇神廟每年商胡祈
福夷士女烹宰鼓樂之亂後募一胡人為祇
主取一平復如初身輕若飛須數百一里至
水祝之平復如初身輕若飛須數百一里至
祇神前舞一曲却至舊祇所乃為拔劍一里無
所

釘

立馬有走執
卧馬有起執

當此之時
當此之時

損段成式曰棋德建國烏許河中難派中有
火杖相傳神李洩斯國禁神通來此常見靈異
因立祠內無象於大屋下置大小鑪舍檐西人
東祠有銅馬國人言自天下大食不信入秋
祠將壞之忽火燒其兵遂止

書蔡居安展子虔馬

展子虔作立馬而有走執其為卧馬則腹有騰
驤起躍執若不可掩復也不知觀者曾求得於
此乎世言伯樂善相馬弟子方臯得其妙解謂
可語真馬馬之真者將以有而為之其趣偽矣
則其謂牡而黃者是求人見而有知者也不可
謂已盡伯樂術矣立說者於此亦有分也豈可

入市去來當是
一句
若亡其一是一句

不求其趣復謂方臯到伯樂地哉能知此者當
見曹將軍去展子虔其間亦自是一地矣長安
薛翁於馬得一種妙明其取駿馬而入市去來
人不見也此豈若滅若沒若亡其一而見者不
及視邪且謂馬至於此者可復有牝牡驪黃辨
哉則凡立於前而論百體具者果駑駘者也

書蒲永昇畫水後

畫水欲得平澗若如擘絮斷綿便是風卷皺文
又欲迅怪不知放瀉下形往往翻成沸湯要之
水自有緩急不若是也古人論水謂下筆多狂

文者不知水脉者也若無片浪高低便不成水是坎中匯潴而亭者尔今之畫工能無此患哉程德孺出蒲永昇畫水并東坡所評請證余說然此公所許無得而議者試舉為活水處尋其徑流洄遡而求其脉絡相尋若縈絲而下者子有見於此乎

書李營丘山水畵

謝赫言畫者寫真最難而顧凱之則以為都在貼晴處故謂傳神寫照正作阿堵中尔世人論畫都失古人意不知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孰非

貼當作點

其真者邪苟失形似便是畫虎而狗者可謂得其真哉營丘李咸熙士流清放者也故於畫妙入三昧至無蹊轍可求亦不知下筆處故能都無蓬塊氣其絕人處不在得真形山水水石煙雲嵐霧間其天機之動陽開陰闔迅發警絕世不得而知也故曰氣生於筆筆遺於象夫為畫而至於忘畫者是其形之適哉非得於妙解者未有能遺此者也

渭橋畵漢受呼韓邪朝正月於渭上者也紹聖

媿鼻配也
卷與卷同

三年邵仲恭出其畱且訝其畫長闊遠近或不
可料至芙蓉李杏親見一時人馬屋木全失形
似大不與今畫工所見相類此其理何哉余曰
世之論畫謂其似也若謂形似長說假畫非有
得於真象者也若謂得其神明造其縣解自當
脫去轍迹豈媿紅配綠求衆後摹寫卷界而為
之邪畫至於此是解衣槃礴不能偃偃而趨於
庭矣恐世人未能以此求其下筆時也立本世
以畫顯當在荊州時得張僧繇畫初猶未解曰
定虛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猶是近代好手明日

不知形像所主
見解又非得若
立本極其功用
至於論畫

又往曰名下定無虛士十日不能去寢卧其下
對之夫畫至於出轍迹者其難悟如此後人畫
未能辨筆畫而學不知形像所主見解又非得
若立本極其功用至於論畫一望而縣斷是非
得失者妄也但恐世之所論非真得詣絕而不
留者當是平平者尔若在四五間者猶可意識
求之其過於什一者果可辨其真偽哉若謂出
於一二而得非數者恐非立本不能言也
宣徽南院使馮當世得阿房畱見謂絕藝紹聖

緻密也
麤瓦器雖有此
字而無意義當
是甃字

鄠 浩

三年其子詡官河朔携以示余考之此殆唐世
善工所傳不知其經意致思還自有所出哉將
叢於心匠者能自到前人規矩地邪然結構密
緻善於位置屋木石麤皆有尺度可求無毫髮
遺恨慶信全於技者也按始皇帝以咸陽人多
先王之宮廷小澧鄠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
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
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
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
闕為復道為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

閣道終漢營室
皆星名未知所
據

阿房 梵語

道絕漢抵營室三秦記咸陽之南三百里內宮
觀二百七十複道相連帷帳鍾鼓不移而具天
下以其作宮阿房然阿房今梵語有之蓋當周
末人言也故名如此逮二世時詔謂先帝為咸
陽朝廷小致營阿房宮為室未就於是復作阿
房夫秦以再世事此宮極天下之力成之其制
作恢崇艷庶宜後世之侈靡未有及之者此固
雖極工力不能終備寫其制至於圍遶驪山架
谷陵虛上下相連重屋數十相為掩覆與史所
書異矣此疑其為後宮備游幸者也杜牧賦阿

要腰

嗚悵

房謂二川溶溶流入宮墻五步一樓十步一閣
 廊要曼回鈞心闔角椽頭瓦縫參差與此畜相
 合彷彿可以見也豈收得見畜象而賦之邪
 書李成畫營丘畧
 望之舊國都者嗚然增重彼知求其本心者能
 得其未嘗離者乎見之真城社者悲心更微彼
 知失其本心者能反其未嘗喪者乎二者其於
 得失有辨矣而迷妄相勝不知解時求心之本
 原已失當處而不知求復其初今人知重嗚然
 者失於真見微悲心者得於疑見時其有此累

邪李咸熙作營丘山畧畧象賦景得其全勝
 谿山縈帶林屋暎蔽煙雲出沒求其畧者可以
 知其處也余去國十年矣官繫于朝不得歸每
 升高東顧想在家山而神馳意到自有見聞賓
 想既悟而悲悼隨之及觀正夫所示畧真得鄉
 路矣反若不敢識者亦似失其悲心者矣咸熙
 畫手妙絕今世共知之至營丘之寓於畫者余
 獨知之他人恐不能盡識也敢問主者長河千
 里應無斷處願借竹葉浮之上游當泛泛而下
 無所疑阻吾從此去矣

畫手妙絕是
一句

牛与牧童点
精對照

貼精貼墨俱
當是点字點
眸子貼墨如
脫穀妙於形
似而已

書戴嵩畫牛

戴嵩畫牛得其性相盡處畫錄至謂牛與牧童
貼睛圈明對照見形容著目中至飲流赴水則
浮景見牛脣鼻相連余見嵩畫至多求其如畫
錄所說無有也且牛與童子之形其大小可知
矣眸子貼墨不過僅如脫穀彼安能更復作人
牛形邪嵩畫牛不過妙於形似非有它異至於
鼻上故作潤澤它畫者思之不得其術相趨之
竟不能效然又不可便按此為嵩絕藝嵩非工
人本土子仕為浙西推官韓滉從之受其法

書賀監歸越

歸越 唐王松所記天寶二年知章以老求去
道歸鄉里詔許之皇太子諸王就辭於第以拜
羣臣賦詩上製序所司供帳百職饌宴祖西都
門外觀者錯聚為一時異事此畫彷彿見之知
章一代異人天機卓絕不入名法輒迹而放意
縱通超諸縣解無道心蓬塊至於風情所寄託
於言旨則妙絕玄奧浩浩乎放手南溟不知其
津涯所際也當時所見者知晚年尤縱誕無復
規檢極飲狂肆豈知道假顛頡者亦自有本來

通作誕縱通
只當作通字
是以文意知
之

夫天之至每
行之一段必有
差誤處

制度哉元和已求知章已百餘年矣往來會稽
武夷吳興山水間以藥為市人賴以濟祖貫嘗
於天台授其斷穀丹經其論有理非常時道家
流所及說也貫得其術九十六年而言知章猶
在世間然則誠得仙矣世俗豈能識之夫天之
君子則處世者或以為非惟超出世俗者然後
為能獨至於天而自畸於人鄉使世習之理小
每行之則拘於一世矣豈能超出一世而自極
所至哉論知章者何其每下而不得也史謂年
八十六自號四明狂客至鏡湖踰年以卒故唐

有詔贈兵部尚書制存若是則順世委化嘗從
世俗以終矣其搏化而仙當時不能深知也

書曹將軍照夜白圖

論天下之馬者不於形骨毛色中求彼得其百
躰者若搏執絆羈不可離也且將以形容骨相
而求畫吾知天下無馬矣况得若喪其一而見
之恍惚難窮哉觀者不能進智於此也謂畫者
能之將託之神遇而得其妙解者邪曹霸得此
誠於馬也放手技矣彼以無託於外者或未始
見有也其守以形似而得其骨相者果真馬乎

照夜白玉花驄此良馬也可以形容毛骨求也
於良馬而備形似者其神遁矣其得於闡筋初
成肉翅已就此千里馬也神駒天馬有常形其
異者角相翅力赭流吻下血出膊中霸皆不及
也是真有意於馬乎夫能忘心於馬無見馬之
累形盡倏忽若滅若沒成象已具寓之胸中將
逐逐而出不知所制則騰驤而上景入縑帛初
不自覺而馬或見前者真馬也若放乎象者豈
復有馬哉

邊鸞畫華

多昌者切
張也

辨日中花貓
目精中豎線

貼當作點

邊鸞作牡丹畱而其下為人畜小大六七相戲
狀妙得世意推鸞絕筆于此矣然華色紅淡若
澗雨疏風光色豔敷披哆而色燥不失潤澤凝
潔信設色有異也沈存中言有辨畫日中華者
若歲蕤倒下而貓目精中有豎線世且信之此
特見段成式說尔目精豎線貼畫殆難見矣然
華色妥妥便絕生意畫者不宜為此也鸞名家
顯而於貓睛中不能為豎線想餘工決不能然
吳地南北据江其東臨海世號澤國水鄉重魚

鯿 咨

膾餘乃魚名
當屬上句

弃肉其俗然也吳人言曰上池宜於君王下池
宜於臣畜三年其利可以致千萬其祝上得乃
束下得千斛廼在一魚今畫者之意不涉江湖
取於殿庭其知得魚尚矣汲水引緡連之得鯿魚
滿前饗人膾之獻于王羣臣列官以次授食世
謂吳王斫膾昔分象吳王其於國也與王共
論鯿魚乃於殿庭作坎汲水滿之并求釣象起
餌須臾得鯿魚乃使厨人饌膾均及後臣即此
噐是也博物志言吳王嘗弃餘膾江中至今吳
江有魚如斫膾其名為膾餘則吳王斫膾其傳

又也

秦王進餅齏

齏 餅
礮 磨
砥 以舌取物
鈔 挑田器
蒂 地叔豆也

王商作進餅齏世疑其說余考之吳均集得其
書晉義熙中劉裕取長安得姚泓時故太官丞
程季公曰今日之食何者為先季曰仲秋禦景
離蟬欲靜變變曉風淒淒夜冷臣當此景惟能
說齏公曰善季乃稱曰安定噎鳩之麥洛陽董
德之礮河東長若之葱隴西砥背之犢枹罕杰
隨之羊張掖北門之菽然以銀屑煎以金鈔洞
庭負霜之橘仇池連蒂之柈調以濟北之鹽劉

以新豐之雞細如華山之玉屑白如梁甫之銀泥既開香而口悶亦見色而心迷則進麩之善於此稱矣其曰秦王者姚興也興二世竊有閔中國號大秦宜其况之以此

雄鷄斷尾喙

王子朝有寵伯蚩將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說者謂假以自見實惡其為人之犧者喙取狀類謂真有是或詆其說乃謂喙者又假以見意則所假以為說者實矣余聞麕被逐則自抉其臍猩被執則嚙其膚蝮蛇取膽者或不

入山采捕當
是一句
箭拔髦毛

死見人則示其創處翠碧入罔得之不急取則斷其羽毛凡物蟬其為世用者其慮皆知出此然不若雄雞先患而預喙之故能免其身累則適郊而見斷尾亦何異哉後世求犧者不為全羽故雞不自知其全矣則世不復見雞斷尾者無怪疑此也大業中造羽儀毛髦盡矣烏江人入山采捕鶴巢大水欲取之不能上目搯斧伐樹鶴恐殺其子乃箭拔其髦毛放下得者合用乃不伐樹此與漚舞不下者可以類求也昭春秋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蚩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為

晉書卷之三
書胡環番馬

人賓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
其儀也遠見告王且曰雞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悼
於安是儀者實用人且儀實難已儀人齊虞愿為
不復殺太守郡舊出外地膽可為藥有餉愿者愿
處又復歸以仁心所致也復采故處愿使送它

分縣鬣刷尾具百骸而陳丹青不可謂非馬也
齧草飲水相齧而分躄本有真性畫者或不盡
於此則得其似馬者耳此與塗駒銅驥果有異
千數十當作教邪冀北多馬自昔幽并皆其土今年地北數十
黑黻入胡中而全燕盡為虜地則馬良而健決

駮鉞鞠寒
駮舟
皆蕃馬名
戡堪

其氣然也今畫者知蕃馬與中國本異而不得
其說唯胡環可以馬校之環為蕃馬小作駮鞠
大作駮駿胡環此馬形似不差其群類而色別
與逐驚風而捕日脚皆得盡其性近世張戡作
番馬蓋以中國之馬犁鼻裂耳為之是戡特見
今幽州境上馬如此不知本中國之良伙於虜
者隨其形尔非真蕃馬也

廣川畫跋卷第四

廣川畫跋卷第五
素法師行化圖
其法以乞食為身計以廣施為利益以善救人
為方便莊嚴麗飾雖有為功德然與一切為緣
者所以不廢也素禪師事智者禪師不事威儀
而能建立一切功用世敬奉其教故畫工得傳
其像以警發流俗况畫出唐名手此宜其傳也師
本暨氏名法素餘杭人智禪師謂曰女過去生
事修不妄語戒今生發語人多信者宜為一切
眾作福田所生之處佛事與隆施予山積觀此

不妄語戒

廣川畫跋卷第五
素法師行化圖
其法以乞食為身計以廣施為利益以善救人
為方便莊嚴麗飾雖有為功德然與一切為緣
者所以不廢也素禪師事智者禪師不事威儀
而能建立一切功用世敬奉其教故畫工得傳
其像以警發流俗况畫出唐名手此宜其傳也師
本暨氏名法素餘杭人智禪師謂曰女過去生
事修不妄語戒今生發語人多信者宜為一切
眾作福田所生之處佛事與隆施予山積觀此

則不待與螻蟻結緣矣豈求其有廣長舌邪

留瓜畝

祕閣收丁晉公籍入畫有樓觀脩曲與聽事旁

序相接類官府狀聽之前楹得棋上置瓜不書

其事帳目但曰摘瓜畝余觀之此古留瓜畝也

唐人嘗畝於刺史治事以戒多取故也昔蘇瓊

為清河守趙隸送新瓜一雙瓊受之置于聽事

梁上人有貢新果者至門知瓜猶在而去竟以

清德列為尤異昔人為此畝者將疾貪墨培剝

之政以著世戒者邪而後世至不知此事欲使

摘瓜畝即留瓜畝

新瓜置梁上

貢新果

清德

垂勸不亦難乎方晉公收畫時不知為何名取
之當時清德少貶疑亦不知其所謂也

書傳古畫龍後

傳古以畫龍名評者列於吳懷上世謂傳古嘗

遇真龍而畫畫得其形似故妙於生意唐貞元

中青龍鬪死於徐州其長纒八尺尾半之尾端

扁薄鱗尾如大魚顛長二丈其本赤膜曼之角

長二尺無岐出腹下光白鉏鋸此龍也嘗見懷

畫少類而傳古畫不甚近也將龍變化不測其

形體固不一哉自豢龍廢官龍去人遠世遂不

遇真龍

腹下當屬下句

知矣然論者猶異說况畫者所為也

清夜游西園畱

蘭亭唐末兵

亂遂失真本不見是一

句

故字當屬下

句

王逸少蘭亭世稱筆墨詣絕唐諸子翻搨其書至衆逮今蘭亭真本不見傳於世者皆臨摹之遺也然世猶以此書至矣豈典刑未泯蹈規循渠可以移奪之故自有佳致哉觀鄭彦莊所得西園畱此殆善於摹搨為工者不知其取自何年而粉丹皆盡惟卷墨僅可見筆墨奇古擺脫俗韻其在人物態度猶是當時風流氣習可以想見雇後世畫工筆力不能到也顧長康初

以曹子建詩為此畱在梁朝入錄為第一逮唐褚河南得之後入張惟素家至和靖進入其後

後字當屬下

崔潭切出張周封得之又為王庶人所藏涯亡此畫入民居郭承嘏以重金購得之而令狐楚復得以進唐末兵亂遂失所在非賴摹傳將遂泯滅無見也

二十八宿真形畱

唐閻立本畫五星獨有金火土二十八宿存者十三當如此點

秘閣所藏五星二十八宿真形畱唐閻立本畫五星獨有金火土二十八宿存者十三餘亡失疑守歲史盜易於外嘗見畢文簡公家所收與

此同蘇舜欽書其後比此完具知其為搨本也
道藏傳五耀高金為文形火為童子形木為帝
王形土為老人形而此畫金形若美女兩鬢如
羽翼乘飛鳳而翔洋土為道人不知何据經說
昂形如剃畢形如芝參形如婦人井如足跡鬼
如佛胸押如蛇張如瞿曇軫如人手房如瓔珞
心如大麥尾如蝎此畫皆異惟牛形如牛頭斗
為人形虛如鳥委如馬與經相合不知經之所
云如是矣而畫者又異於經果得言有据邪立
本以畫名世後人顧莫及其妙絕天下不當詰

其所畫是非

竹林七賢圖

晉阮籍嵇康劉伶一世異人不可羈絆山濤王
戎後之竹林下其志趣豈易量邪阮籍之咲與
其哭於途何意趣不同也覽者得之
世言摩詰筆縱措思參於造化而初意經畫即
有所缺如山水水平遠雲峯石色絕延天機非繪
者所及觀此畫使知古人之論為得正使後之
評者不能加此余見世以畫名者無復生動氣

縱當作蹤

象不過聚石為山分畫寫水又豈可與論山光
全在掌雲氣飲生衣者邪
書李元本華木畷
樂天言畫無常工以似為工畫之貴似豈其形
似之貴邪要不期於所以似者貴也今畫師卷
墨設色摹貶形類見其似者踉蹌其虛而喜矣
則色以紅白青紫華房萼莖藥葉以尖圓斜直
雖尋常者猶不失曰此為日精此為木芍藥至
於古華異英皆按形得之豈徒曰似之為貴則
知無心於畫者求於造物之先凡賦形出象發

假手寄色

於生意得之自然待其見於胸中者若華若葉
分布而出矣然後發之於外假之手而寄色焉
未嘗求其似者而託意也元本學畫於徐熙而
微覺用意求似者既遁天機不若熙之進乎技
爾書陳誠甫雙龍後
龍生於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則化如蠶蠟
欲火則藏於天下欲上則陵於雲氣欲下則入
於深泉變化無日上下無時故謂之神後世為
畫者聞為怪險以要異名有矣烏識所謂被五
色而游者邪周之時龍去人未久當有知者後

蠟

逐
虫名

神馬
天馬

汗血

虎文綠鬃

五色牝馬

名駒

世畫者色理文章猶不能得安知神靈哉
始漢得駒涯注號神馬後得馬大宛號天馬來
西極今漢儒猶傳歌詩其言汗血則異非中國
常見畫者得此為君之畜也太白謂背為虎文
頭有綠髮此果有據邪大宛有高山其上有馬
不可得因取五色牝馬置其下往往得之而吐
火羅頗黎山崖穴中亦有神馬國人牧馬其側
時得名駒皆汗血也方漢立貴人昧蔡約歲獻
馬二匹然大宛亦自貴重也隋西域記言大宛

一角馬

駝翦

介葛盧聞
牛鳴曰是
生三犧皆
用之矣

駝馬烏馬赤耳黃馬黑耳首與中國馬不異宋
膺又謂馬有角長數寸魏興安中庫莫奚國獻
名馬有一角狀如麟然則宋膺記不為無所馮
藉若以此求者則此畜亦未之考也
書介葛盧畜
道人牛駝修武人善作毛羽妙得物態其畫分
葛盧來朝而知魯用三犧於一牛鄭子章得而
有之謂駝絕筆于此可以貴也夫以祀大用犧
其與犒軍勞師奚重以禮用牛其與屠膾而代豕
羊其禘孰衆哉想其悲鳴怨哀求中於人不勝

衆也列子曰東夷之國數數解六畜語者蓋偏
智之所得夫中方之國得妙觀音故人於聽則
專豈待偏智於東方之國哉楊翁偉乘蹇馬而
田間馬鳴聲相應知言轅中之駒也李南嘗乘
赤馬逢白馬南去知白馬鳴者為黃為盲者其
子在後也二子皆中國人其知馬如此蓋聰聰
者察於音聲而得之豈待介葛廬論偏智哉
書陳仲玉收桃華源論
燕仲穆平生畫皆曰所見未嘗架空鑿虛隨意
增損或問之則曰出人意者便失自然桃花源

東夷之國
數數解六畜語
楊翁偉乘蹇馬
李南嘗乘赤馬

作洞穴寫林壑宮觀如見武陵山水惟黃聞道
人則世疑之此蓋李衛公所謂黃尊師也嘗見
顧逋翁求為新亭監余要邀中山百本而荆浩
畫松檜至數萬本不近然寓物寫形非天機深
到取成於心者不可論也
書伯時縣雷山圖
伯時於畫天得也嘗以筆墨為遊戲不立寸度
放情蕩意遇物則畫初不計其妍蚩得失至其
成功則無遺恨毫髮此殆進技於道而天機自
張者邪嘗作縣雷山圖遂畫其山林勝執使人

縣雷山林
勝執

陳安世茅季
傳常遊
許玄叔構舍
往來

見焉如其山中不假它求也嘗謂此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岳陳安世茅季傳常所游處昔許暎於玄構舍於此而往來茅領之洞室者將求終焉其後聞伯時至龍舒不起考其地蓋溝通潛山而衡岳之舊也今觀此苗疑伯時出入其間與郭氏爭勝可想而求也

書伯時馬畜

曹霸於馬誠乎伎也然不能無見馬之累故馬見於前者而謹具百躰此不能進於道者乎夫寒風相口史朝相類子女屬相目衛忌相鬣許

天下良工

鄙相睨投代褐相胸脅管青相臍脇陳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費臣相後皆天下之良工也能各

不得相通是
一句相字不
當圈法

見一躰而不得相通足以稱世而伯樂能無之也於馬無相曰若滅若沒若亡其一此得馬於

亡神視
全馬

倏忽變滅間而不留也相者誠知止矣而神視者獨未嘗得全馬也此豈非真得馬者邪伯時

兩亡

於馬蓋得相於十百者未能得其無相者也余將問曰夫子於馬其果能得其亡馬者哉若誠亡矣不留相也苟未能入於兩亡自有正於心者求之至十無所求而自得者吾知真馬出矣

吳生畫護法神
諸佛於過去世振大法音作師子吼其破聲扶
贖如天鼓雷音裂山發地於是天龍鬼神各司
其方咸出護持以左右大法又嘗發大誓願願
以救末法其考於經名在諸神不可勝數也吳
生作護法神止在一象以經考者知其非護佛
而持法者也特護經而來爾故不為衆相而特
以馬纏為像者也當元徽間法猷自西方來得
諸佛說法傳之震方有神伽藍毗羅護持佛牙
與其經說偕東至宋而求及其國猷即畫其形

馬纏二字
當考

天下身工

留之後入莊嚴寺則吳子於畫蓋稽於經矣非
如後世繪工塑師於僧坊下冠冕相者豈止無
所据邪

李慎徽秋雨畝

余嘗逮聞范蜀公言仁宗皇帝御極四十二年
總攬機衡垂意民隱弃咎除匿納之大味當時
號登極治觀其闔闔陰陽畝回萬微與神合契
不謀自成然左右歛輔日進苦語危切上衷極
敝救失嘗若一日不勝舉者此其君臣憂勞天
下饗於逸樂遠今而功德涵養而不替也當嘉

匿當作隱

新刻本

降腔未詳

國當刊題

淹流當作
淹該

祐二年仲秋苦雨聖念憂勤濱州守臣李慎微
為畱以進立禾生蛾垂禾出芒黍穎腐黑木實
降腔上掩畱嘆曰陰陽失理以至是邪又語近
臣曰此禾頭生耳矣何以極之當時相傳杜甫
嘗言禾頭生耳恐一時所傳有誤今按吳興錄
則謂春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子乘舟入市
秋雨甲子禾頭生耳聖學淹流稗說瑣語無不
盡者此宜世有以記而史官不能傳甚可惜也
慎微畱今留秘閣崇寧三年黃符摹其本屬余
書其後因考其言繫之

武宗元畫天王畱

尚書郎武宗元重修如幻得丹青特入法海
妙慧嘗為持國天王昔申國公於洛師得之傳
其子崇寧五年其孫茂輔持以示余其效墨飾
采更無蹊轍可求此殆不與筆墨爭勝故能昭
合園融同於心手放手畫矣故遇物布象印此
心見至於威嚴毅裂而發於慈心怨性者則若
可以形相察之此豈媿黃配紫摹象前人以誇
世俗者邪或曰天王持國其有異乎曰天有四
方持國王司東方是頭賴吒以威神加哀摧滅

毗沙以多聞
稱博義以非
好報顯句法
宜如此然又
當考

魔怨得大摠持故威威寂寂其相好如此頃見
吳氏作四天王妙得法意其居西方毗妻勒義
其在南方毗妻博義至於北方是名毗沙門蓋
毗沙以多聞稱博義以非好報顯勒義以免離
成故其形容各以妙用自見不知乎此而為畫
者妄人也此可妄昧自見惟得於深識者能之
其七崇李定方綉佛書後
李定方以何夷恬新學又得難招迦喜自修入波
羅末陀此云號蘇弗多羅善乃噉毒箭為食而
於無爭三昧於是薩槃迦摩欲樂求目帝羅願脫解

作路伽那他像世備惟位好莊嚴五色絢組作防
那裁女工綉回鄉纂刺既成歷下李文林耆沙勝求
曰若以勝相者設蘇樓波妙色吹摩賣咀利此綺畫
何要於商多女癖定室利善求於鍼鋒之界邪定
方以是善願力成諸味會緣業成怖無以解以
未奈義羅中書名問鞞瑟脰羅居士居曰願作直林慈
氏組文觀相恨無前事余曰皇興綉像釋迦文
區區闊三丈以是書者可識也自唐逮今為此
既眾矣何遽疑也任道林曰天宮佛塔綉佛幡
經此自晉魏已行何為于今獨不可為之齊永

明四年八月庚申陳夫人敬因樂林寺比丘釋
寶願造綉無量壽佛尊像俾朝臣為贊綉文內
炳靈姿外溢此非其前事邪李士女為鄭一造
綉阿彌陀佛權德輿曰紐計綴縷叶用五采青
蓮白豪方佛頰伸定方曰余此乎取之有成像
矣願書其語以謝

淨土寺有後魏綉像區闊三丈高六十尺
題云文皇帝御登釋迦像皇興四年三月綉

書李太白畫像

秋水為神春冰為質神鋒太雋逸氣震放蓋玉
在璞而流光金藏銖而著美凝脂點漆豈非神
仙中人瑤枝瓊樹自是風塵外物此蓋造化之

元精合於渾淪而不得藏者且將現有而示人
吾何足以名之

書顏太師畫像後

魯公氣蓋一世其養於中者本以配義與道故
能塞乎天地之間而無歉也觀其目爛爛如巖
下電氣飄飄然若陵雲而直上節磔砢如萬丈
松而不可以斲芥尺墨度之至於胸中落落稱
奇處有不可於見者其游人間方且昂藏如軒
止鶴豈宜跼蹐效轅下駒邪想見拒祿山叱盧
杞不屈李希烈時此其視一世蓋如糞土哉至

燕子當考

於氣完神定而不少撓雍容中節而和適自若
不待裂眦直髮而爭雄校勝此豈燕子所謂神
勇者邪
王波利獻馬面畫入能品異等書曰
秘閣帳有王波利射於咸陽宮箭透山岳止定襄
漢武帝王波利射於咸陽宮箭透山岳止定襄
臣石上畫色雖脫而人馬山樹猶不減生意蓋
妙於見形者也崇寧四年七月有詔取入監方
會冷工者摹其本以傳其按王波利本突厥降
番貞觀中給使外班射獵馳逐以從其射信絕

藝矣不若畫者之夸而論之不抵也昔師子國
獻白鷹帝命王波利於印山按之褒國公段志
玄奪鷹放之批波利頰口鼻皆血出此畫蓋唐
人所為而曰武帝者誤也
書冤對面
此面本形法習交誼求以驗鼻實而發覆藏者
也鏡光空出受形種種若殺若盜淫欲欺誣凡
匿飾隱蔽能使人不窺者於此得之昔賈奕鼓
刀趙業負門當司命過人時巨鏡徑丈虛懸空
中此但身中業對發為光耀畫者不知謂真設

七
卷
中
書

察字當屬
上句

鏡者誤也范宏父曰使畢惡有記則無所事察
如鏡光照處果無遁形則何用更逮未盡者下
對驗獄邪曰嘗二習相陳故有鑑見照燭如於
日中不能蔽影則有思友業鏡披露宿業非對
驗時二習不見則於光中治一不二豈復有形
像者哉則以對者見於影事故不能不因習以
假矣若夫實樹見天人景像娑羅樹中其殿如
鏡見天人果報撫垢鏡池見過見果此豈有待
而見哉吾知二習不作于此矣

關仝側作泰山圖為王晉卿書

西之上脫
而字

以匠石極巧以賁育極力或謂不能敗泰山之
躰吾將假壽千歲令之操規架舉繩墨挺干將
而求正則韓子亦知終身不得矣不可敗者躰
也其不可正者執也今觀此畫則且人敗之既
正之矣且謂彼何施見巧而至邪吾嘗背泰山
西之導靈巖而東鄉則雖與蹈其背脊可以坐
而察之關仝於畫其有見於此則亦何必舉墨
索而游乎而下求其反而正哉世人不知天下
有自然者何往而不適邪乃謂極盛於壽盡力
於巧文泰山於筆下是韓子之說也

韓非曰利莫長於
簡福莫久於安使

匠石以千歲之壽採鉤推規矩率繩墨而正泰山使資育帶
千將而齊萬民雖盡力於巧極盛於壽泰山不正民不能齊
改吳道玄地獄變為鬼無咎書

肉軒
肉屏
西方變

經言地獄三曰刑畢輕作人形其重畜形極苦
無形世之所傳雖毒苦加至然皆經之謂刑畢
輕者也至畜形則世固未嘗論說所謂肉軒肉
屏者宜天下所未知也吳生嘗畫西方變於淨
土院壁其傳錄中如此不知人嘗寓之縑素得
傳遠今然則自此畫行於世其見而懼者幾何
人哉其視而不知改者亦不可計也唐人論畫
地獄變謂唯子隔獄稍如經說其苦具悉畜人

屠膾
魁炙

間者疑刑具亦必有異而傳者失也釋氏入中
國且千歲此於世教有助其識慧具足者自能
捐教遺法超出四等果位至於鄙悖庸復猶知
畏縮不敢肆其兇虐其於屠膾魁炙或得反而
入道則雖三世罪報一日俱盡得勇猛精進此
豈道之善貸於物無弃者邪或曰嘗疑是道每
於衰世則信力愈重其在盛時不顯于眾何哉
曰世有大醫王搃大藥術作大利濟法以期世
用其勤功而爭趨者必呻吟痛苦而不得解也
彼堅力強肢不侈疾苦將過其門而不顧此何

作大利濟法
以期世用

侈

可齊哉彼如王仲宣陳元龍猶不知此養病以
待其發其仰而呼天是亦太晚計也

世傳

韓幹馬後為龍眠居士書

大畜

骨毛色大抵以馬為火畜而南為離方其色青

驪驥駱皆以支干相加故得入妙又以為其畫

得馬之神駿故能如是云夫移形索景寫照寓

玄解

神自是奪物精魄苟造其微得於玄解則物有

寓者馬之疑於神者其幾於是邪夫以刻鵠而

飛為像而行削胡僧而能語作偃師而歌應律

馬通神明

此其得於妙用者將神運之而不知也畫獨不

可至是哉方幹以畫名時遽有玄冠朱衣者鬼

使也願賜匹馬畫而焚之數日有揖而謝者曰

蒙惠得免山水跋涉之苦夫以一用之極通於

神者必物有託焉則以畫參妙託於鬼神者未

足過異也

李仲庶出漢武帝祭李夫人畱書曰唐大中二

年七月清溪道人製之其畫雖殘缺不完然甚

有妙處筆下直取意思自是作手清溪字畫書

作手

暗海
石像

春當作春

紅袖事無
以異也

不載又載少君事甚備蓋以李少君致精魄能使
人放弗見之其術蓋曰暗海有潛英之石刻之
為人像神悟不異真人使此石像往則夫人至
矣因致樓舫巨力千人齎不死之藥乃之暗海
得石以歸依畱刻像置之幙中如平生時少君
曰此石毒可遠望不可逼也春石為藥既飲則
絕思夢矣觀此則假石以託於精氣使人迷於
思夢者非有魂魄可致也後之書徐肇事乃放
据而為之不知少君之術特能因人精思所移
假於物以自託耳前有思其室於外者見其婦

以當作以

以道途來叙語如平時相處時久及歸則真見
其妻矣而偕來者亡焉豈思慮所惑因致物變
者乎此不足異也

書燕龍畱寫蜀畱

收斂眾景不
失自然此畫
之精髓也

不妄落筆

山水在於位置其於遠近闊狹工者增減在其
天機務得收斂眾景叢之畱素惟不失自然使
氣象全得無筆墨輒跡然後畫妙故前人謂畫
無真山活水豈此意也哉燕仲穆以畫自嬉而
山水尤妙於真形然平生不妄落筆登臨探索
遇物興懷胸中磊落自成立壑至於意好已傳

然後教之或自形象求之皆盡所見不能措思慮於其間自能移景物隨畫故生平畫皆因所見為之此固世人不能知縱復能知未必識其意也

書吳生畫驢

范魯公舊藏橫幅畫首末缺爛中畫羣驢跋者皆曰吳生客疑常偃以此得名余謂此畫全於生意固是名手若必曰其所為其所為則余不能知也唐人說吳生嘗畫驢於僧壁夜起蹋碎其用真然吳生嘗優為之矣

名手

書舉子畫後

孫祖仁出古畫相示人物衣冠作唐士服為舉子者七十八人列二隊立若相嘲競指呼紛紜

朋甲畫

茫茫隊

以名號識之余曰此殆昔朋甲畫也唐之士子中世冢盛各立朋甲相為敵國至有東西甲東呼西為茫茫隊言無所知也開成後又有遇常羅甲汪已甲又有四凶甲芳林十哲至此儒道衰矣是畫之設得無患此邪

書閻士良畫龍畫

世傳畫龍工者若吳淮傳古則常見之張僧繇
曹不興馮紹政世未識焉今人畫龍形狀甚近
君所畫奇刷怪詭果何据也淮南子曰今畫龍
首不知為何獸也君此畫甚異豈龍形狀果若
異獸邪余家以豢龍得氏子孫尚不識形肖惟
畫者所為可不自知愧哉李紳謂目識者寡故
工得以詭亂形狀神其變化然則為此畫者所
謂不随流俗者也

廣川畫跋卷第五

目識者寡

廣川畫跋卷第六

書輞川畫後

詩字屬上

輞川集總田園所為詩分序先後可以意得其

處古傳輞水如車縛頭曰以得名維自罷官居
輞口者十年日與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此
圖放像見之然詩有南垞北垞華子岡歌湖竹
里館茱萸泝辛夷鴉此畫頗失其舊當依其說
改定其後維舍此地為浮菴居今清原守是也

垞 泝 茱萸

書盧鴻草堂畫

顯 盧顯然在開元中嘗賜隱居服官為營草堂逮

山林勝絕

還山迺廣其學廬聚徒肄業其居之室踰寧極則取所謂深根而反一者也鴻嘗自畫其居以見世共傳之其本嘗在段成式家當時號山林勝絕不知逮今存不高者中嘗出此畫考之古本則有樾館等而無寧極者又景物增多致多煩碎此後人追想勝概而浪為之者也

書草堂畫別番

此畫本段鄒平公所收流傳久矣或者託其遺跡又為草堂別出其後跋書自天復歲前者皆搨字也開寶以後則人競書於此矣其稱柯古

俟畢治是一句

成式也大儀者安節也隨蘭陵於隋宮者蕭思道也然此畫所存頗與書傳合蓋本鴻之畫而為之故可佳也涿人子暮題當僖宗丁未年即光啓之三年矣是歲三月甲申車駕還京次鳳翔以宮室未完李昌符請留鳳翔俟畢治此書不著月日知在四月後題以己酉即昭宗之改元合在此後傳摹失之又有昇元二年題者李昇之號也熙載題者韓文公也

書優鉢羅華畫

祕閣有畫畫華異甚世不能名自昔踰陀羅華

辨作折

優鉢羅華詩

考索帳目自大中祥符六年京兆府進入下之
秘閣崇寧三年暴書廡下出其畱考名識之蓋
華碧而葉六出其房九列鋒殺莖柯植而叢出
生不旁引疑然上聳攢華之內駢葉外包求之
前記優鉢羅華也岑參詩曰白山南赤山北其
間有花人不識綠莖碧葉好顏色葉六瓣華九
房夜掩朝開多異香求之於詩則此畱不為無
据夫畱狀寫照本以示未知者使可按得之微
參詩此畫未辨也

書常偃放驢畱

啟不取
隘區不安也

驂子後遂是
一句在字衍
文

並見前註

息當作憂

青脊絳身長頸廣頷尾旌搖曳耳大磔磔尻然
類有德者而又其能可以回衡其智有以隨時
難難定乱有濟師旅之功啟隘救患有載重負
乘之力則雖用為任令僕託之俳戲可也豈止
一宮亭侯哉畫者之意深矣漠驪當前驂子在
後逐其生有封其死有弔至其超桀變化者而
謂仙矣則廣野茂林豐草甘水嗅地仰天飲醫
自若應候長鳴前跳後踢群嬉而隊躍盡白日
以為娛求清夜之俛息無服駕負囊之息者是
廬山公之全其性者也此畫得之

曹將軍畫馬上

曹霸畫馬與當時人絕跡其狂度似不可得而尋也若其以形似求者亦馬也不過類真馬耳杜子美謂人間又見真乘黃夫乘黃其狀如狐背上有角霸之馬未嘗如此將論其神駿語大而夸不知其形狀異也

再書馬畜

余書李氏曹霸馬畜矣明日復持古本汗血馬畜以示與前畫異余考之汗血神馬也前記雖屢言然其狀卒未得知此畫汗血發於率毛似

率乘

汗腕未詳

與古異夫宛丘有良馬其大二丈鬣至膝委於地踰如汗腕可握日中而汗血乘者當以絲絮纏頭要小腹漢武帝親得天馬見血從前膊上小孔中出今考說者終不可同今世又無汗血馬得据以斷衆說則畫者將何從哉

書張戡番馬

缺耳
犁鼻

世或譏張戡作番馬皆缺耳犁鼻謂前人不若是余及見胡瓌番馬其分狀取類雖異然耳鼻皆殘毀之餘嘗問虜人謂鼻不破裂則氣盛衝肺耳不缺則風搏而不聞音聲此說未試然儋

下列二字未
詳不然當
屬上句

亦時有馬當
作亦時有馬
對耳

耳俗破耳下引其在夷狄有不可以理求者此
豈亦有為邪然馬殘其耳恐不止今北虜嘗見
西南夷往時入馬中國亦時有馬曰求吳諸葛
恪獻馬先騶其耳范慎謂豈不傷仁乃知馬破
其耳於南夷亦或然也今戡於馬非能考古為
之然則據今之見者特以為有辨者如此

古畫水畜

世不見古人筆畫謂後世所作便盡古人妙處
古今無異道惟造於詣絕者得之但後人於學
不能致一故所得類皆鹵莽滅裂不得到古人

不期本特

衝激蹴卷

地也今世稱畫水者戚氏蒲氏而筆力弱不能
畫水之形似况所謂衝激蹴卷之執哉觀張子
恭藏水畜遠於詣絕者乎其於洶涌澎湃蓋蛟
鯨魚鼈不能出沒其間可以求其妙矣

楫

波落當作
坡落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然則汙池行潦滄瀄洄溜
果可勝而寄心賞邪孫生為此番甚哉其壯觀
者也初為平漫橫楫汪洋滄瀄依山占石魚龍
出沒至於傍狹太山前直衝颯卒風暴雨橫發
水執波落而隴起想其磅礴解衣雖雷霆之震

疏當作吮

無所駭其視聽放手天機者也豈區區疏筆塗

非時有

墨求索形似者同年而語哉

伯樂以御求於世而所遇無非馬者庖丁善刀

藏之十九年知天下無金牛余於是知中立放

筆時盡天地間無遺物矣故能筆運而氣攝之

至其天機自運與物相遇不知披拂隆施所從

自來忽乎太行王屋起於前而連連若不可掩

計其功當與夸蛾爭力吾嘗夜半求之石破天

驚元氣淋漓謂蒲城之所過而問者不可求於

蛾當作娥

冀南漢陰矣

北天王像後題辨

吳明仲以吳生畫天王示余因告之曰昔余嘗

得內典說四天王所執器皆自報應中出北天

毗沙國王也嘗兵鬪不利三逃于塔以免則方

其困時願力所全得無違碍報回鄉則變相所

成畫者得以据之今以雲物為執者非吳生所

為也或曰何以知此曰以雲物易塔之重自王

衍始徐注見孫知微於蜀中作天王相如此將

無是邪

云當非

本報

擣衣畱

徐見此畱又嘗疑周昉以畫得名甚重又其

它畫人物麗甚不如此鈍滯也晚得此釋然吾

忘當作

忘之惟見晉國城社而不疑者故至燕而後

樂也嗚呼使俗人不得其君形者而救其容必

為人咲昔人蓋昧於君形故此則悲心微矣可

此段有所未解

一嘆也

蘭亭畱

山陰道中顧揖不暇最是佳處又得安石逸少

遊咏其間風流一時至今見其畱者猶有遠想

恨不揖讓其間近世燕仲穆摹狀山水取寓一

時所見或謂此本荆浩作非也宗炳嘗曰老疾

俱至名山恐難遍觀唯當澄懷觀道卧以遊之

凡所游履皆畱之於室余雖未至山陰覽此足

妙自慰耳

書周昉西施畱

余謂若邪谿中采者特其甚美以見尔世亦以

其絕麗傳焉其濃纖疏淡處可得按而求之今

世傳古女人形貌盡出一概豈可異而別哉古

人有信畫西施之面善而不可說規孟賁之目

於會稽太守當作為會稽太守

赤松並第二品赤松思遠善於大行思莊思遲
巧於鬪碁宋文帝世羊玄保於會稽太守帝遣
思莊入東與玄保戲曰製局碁還於帝前覆之
即此碁也思莊與王抗交嗜自食時至日暮一
局始竟上倦遣還省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復思
莊達曉不寐議者云思莊所以品第致高緣其
用思深故人不能對抗仕齊官至給事中今局
碁謂碁使誤也
此畫善於位置囊藏萬里都在阿賭間非其胸

神遇者縣解是一句

中無町畦得於隨所遇而發不可索其所至也
宗子大年詫余碁之汀沙漁步蓼岸楓崖山樹
溪壑望之若有限際而求其重列復暎殆不可
致之蓋隱磷而薛出也又復有煙雲上下而晻
靄嵐光出沒而明滅政所謂山氣日夕佳者也
李廣見伏虎而射其精誠已能貫金石矣故飲
羽而洞達知有所先也其矢再寓則不可復射
矣如神遇者縣解意思而求至者是道其天而
往也果能有至哉此人天機不可到矣子其凝
心儲思徐以神視初若可見忽然亡之此中真

補卷一百
新畫音總

有至到處吾恐觀者未知求也
却少則書王勤學士畫番
余評此畫知是昔人已造絕境後世隨繩墨以
就其功然矜持太過求其似者而善古之人往
矣故雖卒得其類然亦似之而非也觀其意在
濟養萬里外天機闔開自我而入者雖置塗立
木幸而有至然端行遣雷遂得剡直豈轉豚其
後縮縮而求循邪
王無逸聚畫既多真偽相乘除余得盡為考之

此畫李成所出也雖其臨視而別出自為一種
然陵突抗立幾欲亂真原隰之平山谷之險皆
得望而盡之故知形範既正金錫不耗剖形而
出豈不莫邪似哉此知其所從來遠也子畫而
求之徐察而深識之要其至處雖觀三山於雲
外猶是見蓬萊之人而上下者也
由一執以往其至有合於道者此古之所謂進
乎伎也觀咸熙畫者執於形相忽若忘之世人
方且驚疑以為神矣其有寓而見邪咸熙蓋稷

下諸生其於山林泉石岩棲而谷隱層巒疊翠
嵌欲萃擇蓋其生而好也積好在心久則化之
凝念不釋倫與物忘則磊落奇偉蟠於胸中不
得遁而藏也它日忽見羣山橫於前者纍纍相
屬而出矣嵐光霽煙與一一而下上湧然放乎
外而不可收也蓋心術之變化有時出則託於
畫以寄其放故雲煙風雨雷霆變怪亦隨以至
方其時忽乎忘四肢形體則舉天機而見者皆
山也故能盡其道後世按圖求之不知其畫亡
也謂其筆墨有蹊轍可隨其位置求之彼其胸

中自無一丘一壑且望洋鄉若其謂得之此復
有真畫者邪

書郭恕先畫後

龍門李偃藏郭恕先寒林晚山圖雖託李咸熙
舊本自出新規勝概風乾木老沙明水靜烟開
霧合蓋是江皋舊游使人有憂愁窮顛之嘆也
筆即臯
筆意大放
筆蹟天放不入畦畛然氣攝萬山隨意取之往
往得於形似外人以見有而索之恐不得盡也
此畫雖與長安寒林大小並行而各有至到處
恐不能伯仲間譬若轆崑崙而陵九阪不盡一

級雖是未極五山然既已窮河源也
觀中立畫如齊王嗜及雞跖必千百而後足雖
不足者猶若有距其嗜者專也故物無得移之
當中立有山水之嗜者神凝智解得於心者必
發於外則解衣磅礴正與山林泉石相遇雖貴
育逢之失其勇矣故能攬須弥盡於一芥氣振
而有餘無復山之相矣彼含墨咀毫受揖入趨
者可執工而隨其後邪世人不識真山而求畫
者疊石累土以自詫也豈知心放於造化鑪錘

寫生手

大真畫

天然第一
精學所致
心游神放

者遇物得之此其為真畫者也潞國文公嘗謂
寬於山水為寫生乎余以是取之
余評燕穰之畫蓋天然第一其得縣解者非積
學所致也想想其解衣磅礴心游神放羣山萬木
泠然有感而應者故雷霆風雨忽乎其前而不
可卻當此時豈復有畫者邪公初為燕王府官
王欲得畫而卒不能致之知其慎於伎也余嘗
謂公以名德顯世後人不得盡知徒以畫名於
天下臣與庸工繪史以丹墨自別者同稱此與

至庸工
繪史此丹

墨自別者
同稱此與
顏太師列
於書藝小
人間當如
此點

公新中
辭學初

濃當作穠

太真豐肌
秀骨

高主手

顏大師列於書藝小人間可同為一嘆也
龍眠居士知自嬉于藝或謂畫入三昧不得辭
也嘗得周昉畫按箏番其用功力不遺餘巧矣
媚色豔態明眸善睐後世自不得其形容骨相
况傳神寫照可暫得於阿堵中邪嘗持以問曰
人物豐濃肌勝於骨蓋畫者自有所好哉余曰
此固唐世所尚嘗見諸說太真妃豐肌秀骨本
見於畫亦肌勝過骨昔韓公言曲眉豐頰便知
唐人所謂以豐肌為美昉於此時知所好而番

此段出晉
問

所字皆當
作形

之矣
百馬競逐以谷受之按名而得者一馬也若夫
毛以色異形以用異大小執異動靜立其百體
已不能得馬矣况踈嚙奔趨進退起伏盛浪播
洒鵲厲人搏斲山決壑耳搖腹稍仰乳俛齧昂
首張斷鬪目怒鬣木搔土浴其態百出不得執
筆而隨其後也蓋一形所寓使形者已異則安
得一以畫邪且物有同狀而異所者有異狀而
同所者可別也而為異所者雖可合謂之二實

化有

狀變而實別為異者謂之化有化而無別謂之
一實知實無有異可以論一馬矣如狀變而隨
以別者則雖物而讀之其極有不得盡昔堅
白之說以白馬非馬已非色矣况形色名聲以
一得之則使人不得其當惑於名實之辨者正
謂此也
書御畫瑤池馬畜後
黃之池其馬歎沙黃之澤其馬歎玉龍種之與
世馬不同如此仰惟陛下託於筆墨記其骨相
具存大蒙之遺種不在探前跌後號間三尋此

殆得於歷崑崙宴瑤池之上時邪非摹擬展子
虔曹霸輩以見巧也臣某幸得識之敢不謹書

書御畫翎毛後

聖人以神運化與天地同巧寓物賦形隨意以
得蓋自元造中華驅造化發於毫端萬物各得
全其生理是隨所寓而見宣和六年五月臣某
跋李詳收吳生人物
吳生之畫如塑然隆頰豐鼻跌目陷臉非謂引
墨濃厚面目自具其執有不得不然者正使塑
者如畫則分位皆重疊便不能求其鼻目顙領

自畫為塑
易工是一句

可分也楊惠之與吳生復出開元時惠之進學
不及乃改為塑自畫為塑易工若塑者由彩繪
設飾自不能入縑素為難吳生畫人物如塑旁
見周視蓋四面可意會其筆蹟圜細如銅絲縈
盤朱粉厚薄皆見骨高下而肉起陷處此其自
有得者恐觀者不能於此求之故并以設彩者
見焉此畫人物尤小氣韻落落有宏大放縱之
態又其難者也

廣川畫跋卷第六



